K.11.4904

內容提要

伊昂·克里昂迦是十九世紀羅馬尼亞的偉大小說家，曾經根據民間傳說，寫了許多有趣的故事。羅馬尼亞孩子們親切地叫他克里昂迦爹爹。

這本書裏一共有三個根據民間故事寫的童話，表現出羅馬尼亞古代善良的人民怎樣機智勇敢地和惡的壞的東西作鬥爭。

定價 4,200 元

24498

Nu se împ...
mută acas...

末了他好像全身火燒一樣。

「吃吧，喝吧，伊凡，要不你會無聊得發瘋的，」他說。

唉，碰到死神瞎了眼睛，看不見可憐人，那麼可憐人有什麼辦法呢。

這一來，伊凡比死神晚死了不知多少年。萬一他還沒死，那麼他還活着呢。

BIBLIOTECA
DOCUMEN...

k.11.4904

「好呀，伊凡，原來你倒會開玩笑！是不是？」

伊凡像個石頭人似地站着，說不出半句話來。

「你還假裝不懂？好呀，伊凡，伊凡，只有上帝無量的耐心和慈悲才會放任你無法無天，要不是上帝比愛自己的兒子還愛你，替你從中說情，你早給逐出這個世界，成爲鬼怪的笑柄了。伊凡，明白了吧，從今以後，你願意死了嗎？你會跟在我後面，哀求我收下你的靈魂，我呢，就像忘了你這個人似的，我要讓你像萬里長城（註）那樣地活下去，你就會懂得人在這麼大的年紀，活着是多大的痛苦。」

這一來死神就把他丟給生神。

「只要天地長存，
風決不會把火熄滅。」

伊凡知道自己不會死了，就自言自語說：

「我難道要爲那個吸血鬼傷腦筋嗎？才不呢；我不去想它，她願意的話，就讓她自己去傷腦筋好了。」

聽說打這回以後，他爲了存心氣氣死神，喝起白蘭地酒來，喝醉了酒，到

（註）原文是古里拉城和尼埃蘇傑曼，是羅馬尼亞的古蹟。

蛋。走出來，我教你，你這個傻瓜。」

伊凡走出棺材，必恭必敬地站在一旁，死神好心教給伊凡看，就臉朝天，雙脚挺直，兩手擱在胸膛上，閉住眼睛，躺在棺材裏，嘴裏說：

「瞧，伊凡，你這樣做就成。」

說時遲，那時快，伊凡馬上動手，砰……把棺材板蓋上；他捆緊繩子，替死神做了一次禱告，舉起棺材，扛在肩膀上，走出去，打算把棺材扔到一條河水滔滔的大河裏去，說：

「呸！我結束你了。從今以後，你可以在河上飄到地獄裏去。你奶奶把你從坟墓裏掘出來的時候，你可以從棺材裏走出來。爲了你，上帝從我手裏收去背包，不過反正我還是想出一個好辦法來對付你。」

「好哇，好哇，上帝，」上帝的門徒彼得說，「您沒看見伊凡幹了什麽好事嗎？人家說『得寸進尺』，他倒眞是那樣。」

於是上帝看出了伊凡的無法無天，開始仔細考慮了一下他的不法行爲。上帝命令他們當場打開棺材，救出死神，再找伊凡報仇。這件事一下子就做好了。伊凡從沒夢想到他還會再看見死神，可是瞧：他到底跟她面對面地碰上了，她對他說：

樣罷了！人間每個有用的人都葬身在這裏。」

伊凡話還沒說完，發現死神又在他後面了：

「呃，伊凡，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他微笑說。

「要是你準備好了，我們就走吧！你馬上躺到棺材裏去，因爲我不能耽擱。說不定別人在等我給他們路引呢。」

於是伊凡背脊朝天躺在棺材裏了。

「不是這樣，伊凡，」死神說。

「那麼怎麼樣呢？」

「像一個屍體那樣躺，」死神說。

於是伊凡側身躺了，讓一雙脚盪在外面。

「說眞的，伊凡，說說容易，做做就難；你要把我拖住多久？漢子，照你理該躺着的樣子躺好。」

於是伊凡又翻過身子，背脊朝天地躺着，頭落在外面，後來脚又盪在外面。

「啊喲，你連這一點也不知道？人家看得出你是個大飯桶，人間的大壞

「我坐下來仔細清算一下，我問你，我活在人間的時候怎麼教自己出人頭地，」伊凡暗自思想。「在軍隊裏，什麼也沒有，只有折磨；人家待我像條狗。此後我像一個流浪者一樣地東飄西蕩。我到天堂去，又從天堂到地獄，再從地獄到天堂。但在那時候，我什麼安慰都沒有。我要天堂有什麼用呢？同那些鬼怪吵嘴眞無聊；這兒天堂裏是窮得精打光；俗語說得好：繡花枕頭稻草芯，外面好看裏面空。一個人袋裏有的是錢，却閒坐着，光埋怨。沒比這更活受罪了！這兒既沒有酒，又沒有烟，又沒有音樂，也沒有大請客，什麼都沒有！可是現在我只有三天好活了，三天以後，伊凡，你就要離開這人間了，趁現在還來得及，難道沒有玩笑好開了嗎？」

臨了，伊凡雙手托住頭，在那兒愣坐了一會兒；突然計上心頭。

「好，我有妙計啦！不管怎樣，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也不能悲觀失望。我看得清清楚楚，現在這一切對我反正一模一樣。」

於是伊凡帶了兩枚銀盧布，匆匆忙忙出去，走到他認得的地方，買了幾塊木板，兩根粗繩子，四副鉸鏈，一些大釘子，兩副圓環，一條結結實實的鏈子，親自動手做了口討人喜歡的小棺材，教一個皇帝也可以睡到裏邊。

「這是伊凡終身長眠的地方，」他說，「三尺黃土，一個人的下場就是這

「伊凡，够了；你活够了，你的日子到了。說到同情心，你是有過同情心的；說到仁慈，你的心以前倒不壞，沒錯，但過去一段時間中，從我賜給你這隻背包起，我說不上你到底變得怎麼樣了。收拾那個地主的妖魔鬼怪以後，你變得自命不凡了。在地獄裏，你鬧得天翻地覆，消息傳來說，你是個了不起的人。從你對付死神起，到目前爲止，我一直任你由着性子亂來，你總不能賴吧。但是什麼都有個分寸。我的兒子。現在你要死了；躲不了的。對每個人都應該一律平等看待，連死神也逃不了，哪怕你沒想到，總免不了的。」

於是伊凡明白這不是什麼笑話了，他就跪在上帝面前，求他開恩，淚汪汪地說：

「主啊，我求您，再讓我活三天，三天內我好照料照料我的靈魂，用我那雙沒用處的手做一口棺材，我自己孤零零地躺在棺材裏；以後隨便死神怎麼來對付我都可以，因爲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的日子到了。」

上帝答應了他的請求，接着收了背包，不讓他使用了，上帝叫吸血鬼注意，三天以後，要她去收伊凡的靈魂。

伊凡一個人很傷心地躭着，一來上帝已經從他手裏收去了背包，二來他的死日到了，他開始回想着過去的事。

「呃，伊凡，你還打算拿你的背包來折磨我嗎？」

「呸！老實告訴你，我要是有更大的威力，我就會像鬼怪一樣剜出你的眼睛，把你放在鐵絲格上烤熟，」伊凡怒氣冲冲地說。「都是有了你，人間從開天闢地到現在才有了許許多多苦痛。滾進背包裏來，吸血鬼！從今以後，我再也不跟上帝提起你了，你這個老不死的母夜叉！你跟地獄裏的老女巫倒是一對兒。我要用牙齒把你整個人啃得粉碎。我該結結實實地鞭打你一頓。打現在起，你的骨頭就會在背包裏爛掉啦。哈！哈！」

死神哼哼唧唧，但也毫無辦法；伊凡假裝沒看見她，沒聽見她。弄到後來，她只能這樣地在背包裏挨過去，後來，有一天上帝走到門口來看看伊凡用那隻背包到底搗些什麽鬼。

「呃，伊凡，你在想什麽？死神還沒到這兒來過嗎？」

伊凡給問得低下了頭，一聲不響的站着，臉色開始變了。死神就在背包裏嗡嚨嗡嚨說：

「主啊，我在這兒呢，給人關住了；你放任一個像伊凡那樣的瘋子來作弄我，我眞倒霉！」

於是上帝解開背包，放了死神，又對伊凡說：

「上帝剛才吩咐今後整整三年裏，你只好吃小樹；過後整整三年，你只好吃小枝子，小嫩枝，嫩芽，柳條，還有其他一類東西，老樹你不能碰，那倒好笑！」

於是死神按住了一肚子怒火，走過樹林，小灌木林，小樹叢。她不得已的一會兒啃啃小樹，一會兒砍砍嫩芽，斬斬柳條，咬得牙齒都搖動了，她伸直身子去攀高高的白楊，彎下身子，彎到灌木根下去揪嫩芽。她盡量找東西吃，可憐的傢伙。死神這樣折磨自己，折磨了三整年，又是三整年，到底這六年的苦刑滿期了，她又回到上帝那兒去，想曉得上帝還有什麼吩咐。吸血鬼明明曉得會碰到什麼下場，但她又有什麼辦法呢？

「那個背包，但願一把火把它燒掉，」死神說，就跟上斷頭台似地向天堂走去。「我不知道怎樣怪上帝才不罪過，說不定他也變得孩子氣了，才會讓這個瘋子伊凡對我有那麼大的威力。上帝開恩，萬一全能的上帝有天發現自己也關在伊凡的背包裏了，或者連聖彼得也關進去了；到那時他們才會相信我的話呢。」

她一路這樣嘀嘀咕咕地走，走到了天堂門前，她發現伊凡還在那兒，眼前就是一片天昏地黑，她唉聲歎氣說：

有要緊事。」

「有什麽不可以？你要是胃口小一點，那麽人間就不會死許許多多人了……你也許想跟上帝談一談吧？」

「你知道你玩笑開得太過火了，伊凡。」

「這關你什麽事，你竟敢侮辱我嗎？滾進背包裏來，吸血鬼！你對別人愛怎麽樣就怎麽樣，對待我伊凡可不能隨你便。」

這一切曲折，上帝全都知道，但他還是由着伊凡的性子亂來，雖然死神一輩子裏也做了不少好事，可是他也不能讓死神隨便亂來。

「開門，聖彼得，」伊凡敲敲門，說。聖彼得開了門，於是伊凡又站在上帝面前了，他說！

「主啊，死神問您還有什麽吩咐！您別生氣，不過說眞的，她又不耐煩，又專橫，性子又急得像坐在釘板上一樣，她要您馬上給她答覆。」

「伊凡，你回答她說，我吩咐她以後整整三年裏只有小伙子才可以死，過後整整三年裏，只有頑皮孩子才可以死。」

「好，主啊，」伊凡一躬到地，說，「我去把您的吩咐告訴她……」

伊凡一走到門外，就把死神從背包裏放出來，對她說：

「剛才上帝有命，吩咐你在今後整整三個年頭裏只許吃老樹，不許碰小樹。你明白嗎？去吧！幹活去吧。」

於是死神走到樹林裏，怒氣冲冲，啃起老樹來，啃得牙牀骨都痛了。她啃了整整三年，又去聽上帝吩咐了。但是她一發現又得跟伊凡打交道，就怕得雙腿發抖，身體縮成一團。

「那個背包，那個窮兒極惡的背包眞叫我害怕呀，」死神唉聲歎氣說。「可是，我也是身不由主，我一定得去呢，」她哼哼噥噥說。

她到底去了，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會兒走到了天堂門口。她又在那兒碰見了伊凡。

「還在這兒，伊凡，你還在這兒？」

「爲什麽不在這兒？」伊凡說，身子向左轉，剛好攔住死神的路。「既然這是我的差使，你叫我上哪兒去呢？」

「我原以爲你說不定正在人間幹壞事哩。」

「雖然我剛剛脫離人間，但我總算也嚐盡了人間的甜酸苦辣，去他的，這簡直是打伊凡的耳刮子。吸血鬼，你怎麽會這麽沒用呀？」

「請你幫忙，伊凡！我想這次你不會再虐待我了，讓我到上帝面前去，我

「滾進背包裏來，吸血鬼！」

於是死神身不由主地只好鑽進背包，一會兒嗚咽，一會兒歎息，叫人看了替她難受得可以哭出來。但是伊凡不理不睬，把背包的口紮緊，又把背包掛在一棵樹上。接着他動手敲敲大門。聖彼得把門打開，面對面地看看伊凡。

「嘿！伊凡，哦，你在人間東飄西蕩找樂，到底玩膩了。」

「我厭了，厭透了，聖彼得。」

「好吧，現在你有什麽事？」

「我要去問上帝一些事。」

「好，伊凡，去吧，沒人攔你路。如今說來說去，咱們反正是一家人了。」

於是伊凡一直走到上帝面前，說：「主啊，我不知道您曉得不曉得，總之我在天堂大門口站了一會兒崗。正巧這時來了個死神，她問您有什麽吩咐。」

「告訴她，伊凡，說我說的，我吩咐她今後整整三個年頭裏，只有像你這樣的老頭子才可以死……」上帝仁慈地微笑說。

「好，主啊，」伊凡說，相當驚訝地看看上帝。「我去告訴她您的吩咐。」

回到那兒，他把死神從關着的地方放出來，對她說：

許在門上任性地捶了不知多少次，要不就拿來福槍嚇唬他們，但是這些鬼怪現在可已經放聰明了。

「好啊，你們這批長角的小鬼，萬一你們落在我手裏，這隻背包就會給你們一頓教訓。」

可是小鬼在裏邊一句話也不回答。

伊凡瞧見地獄的門都閂上了，再說小鬼也不存心打開門，他對這些烟、酒、音樂師等等也都厭倦了，於是又到天堂去替上帝當差了。

他一走到天堂門外，就站了崗，兩眼不闔，身體筆直，寸步不動地站了一天一夜。

過不了多久，一看吶，死神來了，她要馬上拜見上帝，聽他吩咐。

可是伊凡把刺刀頂住死神胸部，說：

「你有什麽事，吸血鬼，你要到哪兒去？」

「到上帝那兒去，伊凡，看他還有什麽事吩咐我。」

「不許進去，」伊凡說，「有話我進去替你傳達。」

「不，伊凡，我一定要親自進去。」

伊凡明白她不肯聽話，就對她發火了，說：

不清到什麽程度，說不定比怕神聖的十字架還要來得厲害呢。

伊凡遂着心兒鬧了一會兒，把個地獄鬧得天翻地覆，跳起「霍路亭卡舞」和「卡莎辛卡舞」，還粗手粗脚地把男鬼女鬼都拉進來跳舞；在這些胡鬧中，他鬧得簡直不像話，誰看見伊凡的胡鬧都會笑破肚子的。哼，這些鬼怪有什麽辦法教他滾蛋呢？他們動着腦筋，他們担着心事，他們絞盡腦汁想辦法，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地獄裏的女巫頭子比其他的鬼怪早動出了腦筋，她對斯加勞斯基說：

「你們的頭腦多有用呀，萬一我不在這兒，你們還要大吃苦頭呢。快拿給我一隻木桶，一張狗皮，兩根木棍，我要給他搗一下鬼，你們就能把他趕出這兒啦。」

他們馬上就照她的吩咐給她帶來了這些東西，那老女巫就立卽做成一隻鼓，和伊凡搗起鬼來了，她走到外邊，擂起了鼓，就跟打仗似的：「咚……咚……咚。」

這一來伊凡神智清醒過來啦，一下子就掮着來福槍，走到外邊，看看究竟出了什麽事，這時啊，女巫在裏邊喝聲「疾」！噗的一響！小鬼把門砰的碰上了，把伊凡關在外邊，還上了門，大家都爲逃出了背包，樂得不得了。伊凡也

動手敲敲地獄的門，喊着說：

「嘿，這兒有烟嗎？」

「有，」裏邊有人回答。

「有酒嗎？」

「怎麼會沒有呢？」

「有音樂師沒有？」

「喲，喲，要多少有多少。」

「啊，好極了，好極了，這地方眞配我胃口，快快開門，」伊凡說，一邊頓頓脚，搓搓手。

鬼怪站在門口，心想他也許是他們的老主顧，開了門，一看，料不到碰上背包伊凡了！

「糟糕了，糟糕了，」四面八方的鬼怪抓抓頭皮說。「我們上當了！」

但是伊凡却命令他們趕快帶上烟、酒和音樂師來，因爲他想要狂歡一頓。

鬼怪們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明白沒法子反對伊凡，只好從四面八方拿上烟、酒、音樂師和伊凡心裏要的一切東西。鬼怪們像蚱蜢一樣快地走來走去，款待伊凡，使他感到稱心滿意，因爲他們害怕這隻背包到極點，連我也摸

門口，那時聖彼得在門內問他：

「是誰啊？」

「是我。」

「你是誰？」

「我，伊凡。」

「你有什麼事？」

「這兒有烟嗎？」

「沒，沒有。」

「有酒嗎？」

「沒，沒有。」

「有音樂師嗎？」

「沒，伊凡，你幹嗎這麼麻煩我？」

「那麼在什麼地方能找到這些東西呢？」

「在地獄裏，伊凡，不在這裏。」

「嘿！這兒天堂裏怎麼樣樣都沒有呢？」伊凡說，於是他不再說話，馬上動身到地獄裏去。他自己知道怎麼走法，他沒走多少路，就到了地獄。隨即他

「但願老天保佑你長命百歲，」地主說，把伊凡摟在懷裏，吻吻他。「從今以後，跟我就在一起吧，伊凡；因爲你把我屋子裏的鬼都抓乾淨了，我要盡盡我的心。」

「不，老爺，」伊凡說。「我要去替萬物之主——上帝當差呢。」

這麼說了，他就扣上劍，把背包繫在屁股後面，乾糧包揹在背上，來福槍掮在肩上，動身去找上帝了。當時看熱鬧的人都手裏拿着帽子，祝他一路平安。

「順風呀，」地主說，「你和我就在一起，我總把你當做個兄弟看待，但是既然你不願意，那你對我就見外了。」

照我看來，這個地主到底是個地主，他怕那隻背包，因此，雖然伊凡替他幹了這麼一件好事，他對伊凡的走倒並不怎麼惋惜。

伊凡倒也並不在乎這種事；他自己自有去處，到處向人家探問上帝住在哪兒。可是聽了這種話，人人都聳聳肩膀，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希奇古怪的問題。

「嗯，聖·尼古拉斯應該知道這個問題，」伊凡說，從胸口解下聖像，前前後後吻了一遍。就跟一個奇蹟一模一樣，伊凡醒來，發現自己正在天堂的大

少，你認爲怎麽妥當，就怎麽做吧；我當然同意囉。」

末了，他們馬上照伊凡所要的，替他拿來了一貨車木棍。他拿了木棍，就動手兩根一捆，三根一扎地紮起來，彷彿他很懂得竅門。

這時候，全村的人都圍在伊凡四周看打鬼，因爲這眞是件希奇的事情，於是伊凡站在大家的面前，解開這隻背包，解到一隻手就能遮得了，便揪住小鬼頭上的角，一個一個抓出來，拿木棍把他們打得半死不活。等他打得差不多了，叫小鬼罰誓永遠不再回來，才放了他們。

「我們永遠不再回來了，伊凡，永生永世不再來了，」受了折磨的鬼怪說。他們身上滿是棒痕，一溜烟地逃了。這當兒人們都圍着看，特別是孩子，都捧着肚子哈哈大笑。

到最最末了，伊凡把斯加勞斯基的鬍子一把揪出來，給他一下俄羅斯拳，看了眞叫你寒心。

「對不起，你專找麻煩，這麻煩可是你自己找上的，斯加勞斯基頭子呀。現在給你一頓教訓，下次別再搗亂了，你這個下流的惡鬼！」

說罷他放了他，呼的一下，斯加勞斯基像隻馬虻似地跟着旁的小鬼溜走了。

「我怎麼啦，」伊凡大膽地說，「瞧，我抓了幾個野兔子，我打算剝牠們的皮。」

地主在這片吵鬧聲中，也起身了，問大家，「院子裏是什麼聲音啊？」

「回大人的話，全是這個俄羅斯人鬧得我們大半個晚上都沒好睡。鬼知道他有什麼毛病，據說他抓住了幾個野兔子，打算要剝牠們的皮哩！」

正在說話，一看吶，伊凡到地主面前來了，他帶了一個背包，背包裏裝滿着小鬼，這些小鬼像魚蝦在缸裏那樣地掙扎。

「瞧哪，主人，我同這些傢伙格鬥了一整夜……不過至少你的屋子清淨了，不會再有鬼怪，我一清早就送給你一件禮物。吩咐用人給我拿幾根棍子來，我要教他們受一頓夾打刑（註），打得他們一輩子都牢牢記住他們碰到了上帝的僕人伊凡啦。」

地主聽了這話又驚又喜，喜得不知如何是好，因爲他曾經把各處的法師都請來做過祈禱提鬼，但全都白費。一直到目前來說，這些鬼怪明明都很逍遙，但伊凡可把他們制服了。

「做得好，伊凡，」地主感激地說，「你要多少棍子，他們就會給你多

（註）兩排站着人，手裏都拿着棍子，讓犯人在兩排人中間走過，加以痛打。

怪全都滾進去以後，伊凡就動手噼咧啪啦地一陣亂打。隨即他把背包的口紮緊，用自己熟諳的俄羅斯拳法把這些鬼怪打得喪魂落魄，再枕在頭下。他把頭枕在他們上面就睡了，誰也沒再來打擾他，伊凡呼嚕嚕打起鼾來了。可是天快亮的時候，鬼怪的頭子斯加勞斯基發現手下的小鬼還沒回來，就急急忙忙趕到我們也知道的那個地方去找他們。他只爬了一秒鐘，就到了，只有他才有辦法溜進伊凡的房間，他狠命打了睡得正香的伊凡一下。這一來伊凡氣得跳起來了，馬上喝道：

「滾進背包裏來！」

斯加勞斯基就此一聲不響地滾了進去，和那些早先在裏邊的小鬼擠在一起。

「嘿，現在讓我來審審你們啦，你們這些鬼怪；我要好好收拾你們一頓，」伊凡興高采烈地說，「你們會曉得我的厲害的，我要教你們逃得連狗也笑你們。」

伊凡馬上穿好衣服，全副武裝，走到外邊，嘩啦嘩啦地大叫大嚷，把全家人都吵醒了。

「你怎麼啦，你這個笨粗漢，大清老早起來就吵吵鬧鬧的？」那些僕人說。這些人你絆着我，我絆着你，像近視眼似的。

枚銀幣枕在頭下，攤手攤脚地睡了，他累透了，簡直一點也撐不住了。

不過，可憐的傢伙，他怎能安睡呢？他剛剛熄了火，就醒了，覺得好像有人在拉他枕着的枕頭，挪到旁邊去！於是伊凡一手拿住劍，馬上一骨碌跳起來，點上火，滿屋子搜索起來，可是他什麼人也沒找到。

「好哇！怎麼回事吶？不是這屋子有鬼作怪就是地震；枕頭居然會在我頭下面溜走；我居然會像個瘋子似地跌跌衝衝，一定是地震，」伊凡說，一邊在地上劃了幾個十字(註)又上牀睡了。但他剛睡着，猛然間，聽見許許多多聲音從屋子裏發出來，越來越可怕；有種聲音像貓妙妙地叫，有種像豬呼嚕呼嚕地哼，有種聲音像青蛙咽咽地噪叫，有種像熊啊嗚啊嗚地咆哮；說眞的，各種可怕的聲音都聽見，聽得人家不知道出現什麼怪物了。這下子伊凡才明白是怎麼回事。

「我想，不管是誰在那兒作怪，都得跟他的主子算賬。」一下子他嘩的大喝一聲：

「統統滾進背包裏來，飯桶！」

於是那些鬼怪就像被陣風吹進來似的，一個接着一個滾進了背包。那些鬼

(註) 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祈求上帝保佑平安的手勢。

「主啊，我很高興，我不久就來，」伊凡說，「不過現在我要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會鑽進我的背包裏來。」

這麼說着，他就走到平原上，筆直向隱隱約約在他面前的山頂上那幾幢大房子走去。伊凡走啊走的，到了黃昏，才走到那幾幢房子面前。他一走到，就走進院子，走到地主面前，請求地主留他住一夜。據說這個地主相當小氣，但是看見伊凡是個皇軍，也就沒辦法了。不管他願不願意，他只好吩咐一個僕人拿些飯給伊凡吃，再讓他去睡在一間專門留給客人住的空房間裏。僕人聽了主人的吩咐，就領伊凡走了，給伊凡吃點飯，再帶他上主人答應他住的客房去睡。

「他睡這一夜的代價可不小哩，」地主把一切需要安排的都安排好以後，自言自語說，「我知道今天晚上要忙死了。哼，咱們來看個究竟吧。不是他拿住了鬼，就是鬼拿住了他！」

這裏應該有個交代，地主有兩間廂房，兩間廂房就在旁邊，據說那兒有鬼作怪住着。地主吩咐僕人帶他去睡的地方就是那裏。

伊凡倒也不疑有他。他一走進地主安頓他去住的房間，就放好武器，按照習慣做了一次禱告，衣服也不脫，就倒在軟得像棉毛的長椅上，他把背包和兩

「一路平安呀，伊凡，」上帝說，「你倒一天到晚唱着歌。」

「謝謝你，」伊凡說，身子抖了一下。「不過你怎麼曉得我叫伊凡呀？」

「我不曉得，那誰才曉得呢？」上帝回答說。

「那麼你是誰呀，」伊凡相當不客氣地說，「你誇口說你曉得一切事情嗎？」

「我就是那個叫化子，你曾經在橋那邊發好心給過我錢的，伊凡、聖經上說，要是誰給窮人錢就等於借給上帝。呶，還給你吧，我並不需要錢。我只要證明給彼得看，你不是個小氣鬼。現在知道了吧。伊凡，我就是上帝，你開口要求什麼，我就給你什麼；因爲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大方的人。」

伊凡聽了，怕得要命，馬上一本正經，雙腿跪在上帝面前說：

「主啊，萬一您眞是您親口所說的上帝，那我懇求您賜給我一隻背包，我隨時隨地需要把什麼東西收進這隻背包，這件東西就得鑽進去，沒得到我允許，它就不能出來。」

上帝微笑了一下，按照伊凡的要求，賜給他那隻背包，說：

「伊凡，如果你不打算在這世界上流浪下去了，你就上我這兒來看門，這對你可不是件壞差使哩。」

「別担心，彼得，」上帝說。「怕一個唱歌的走路人那是大可不必的。這個兵是個又善良又慷慨的人。你看得出嗎？他身邊只有兩枚銀盧布；要證明這點，你只要變成一個叫化子，站在橋這頭，我去站在那頭，你就會看到他會把兩枚銀盧布佈施給我們。可憐的人啊！記住，彼得，我對你講過多少回啦，像這種人才能進天國呢。」

於是聖彼得就去站在橋的一頭，上帝站在另一頭，開始要起飯來了。伊凡走到橋上，就掏出兩枚銀盧布，一枚給聖彼得，一枚給上帝，說：

「一切恩典全是天堂賜的。呶，給你！上帝給了我，我給了你，因爲上帝還會重新賜給我的。」

說着伊凡唱起歌，筆直向前走去。

聖彼得驚奇地說：

「主啊，一點不錯，這是個好人，他不該當着您的面錯過得到報酬的機會。」

「來，彼得，讓我照顧他一下。」

說罷，上帝和聖彼得一路追上去，不知在哪兒，總算追上了伊凡，伊凡正一路唱着歌走着，就像整個天下都屬於他似的。

「背包」伊凡

據說從前有一個名叫伊凡的俄羅斯人。這個俄羅斯人打小時候起就在軍隊裏當差了。一連當了好幾期差，人也逐漸見老了。他的上司看見他已經盡了當兵的義務，就叫他復員了，讓他帶了隨身武器和一切東西上路，他愛到哪兒，就到哪兒，他們還給了他兩枚銀盧布，好讓他在路上花。

伊凡謝了謝他的上司，跟軍隊裏的弟兄告了別，和他們喝了一兩杯白蘭地酒，就一路唱着歌走了。

伊凡一路走來，東倒西歪地從路這邊走到那邊，心裏也不知道往哪兒去才好，在他面前幾步路的地方，有條岔路，上帝和聖彼得正巧在那兒走着；不知在談什麽。聖彼得聽見有人在他們後面唱歌，回頭一看，就看見一個兵在路上蹣蹣絆絆地走着。

「主啊，」聖彼得吃了一驚說，「我們不趕緊走，就得避到一邊去；看樣子這個兵很可能想打上一架，我們就會給他找上麻煩了。您知道我從前有一次就給這種人拿棍子打過一頓。」

「國王、皇后和皇帝、
大人物，
還有一個講故事的窮光蛋，
他袋裏一個子兒也沒有，
這個講故事的倒是他們中間最最開心的一個，
哪怕是個叫化子也請來吃喜酒。」

這頓喜酒一直吃了好幾年，一直吃到現在，到那兒去的都吃喝一頓。但在我們這兒呢，有錢的人才能大吃大喝……沒錢的人却在一旁看着，沒吃也沒喝。

的血，凝住皮膚，再洒幾滴活水，哈拉·愛柏立即起死回生了。他手揉揉眼睛，欵口氣說：

「啊，我睡得多熟呀！」

「我要不在這兒，哈拉·愛柏，你要足足睡一輩子呢。」紅皇帝的女兒說着，温柔地吻了他一下，把劍讓他握在手裏。於是雙雙跪在綠皇帝面前，相互起了山盟海誓，接受了皇帝和全國的祝福。過後，婚禮就開始了，上帝祝福他們！

「天下的老百姓都擠來看他們，
天空中的太陽、月亮向他們笑盈盈。」

婚禮上出現了：

「蟻后、
蜂后、
神話裏的皇后、
萬花島上的
百花仙后。」

他們還邀請了：

哈拉・愛柏和紅皇帝的女兒快到了吧。綠皇帝一聽就開始準備一切迎接皇帝女兒的禮節，並且吩咐人人都得前去迎接她。可是光臉却氣得渾身發抖，只想怎樣報復。後來哈拉・愛柏和皇帝的女兒走了相當長的路程，終於到達了。他們來了，一看吶，綠皇帝和他的女兒還有光臉以及一批朝臣百官都來迎接他。光臉一看紅皇帝的女兒長得那麼可愛，不由分說，立刻搶上前去把她從馬上拖下來，拖到自己懷裏。但這位姑娘用手當胸一攔，把他一推說：

「滾蛋，光臉，我不是爲你來的，我是爲哈拉・愛柏來的，他是綠皇帝眞正的姪子。」

綠皇帝和他的女兒聽了大吃一驚。可是光臉一看勢頭不對，馬上像條狗似地衝到哈拉・愛柏身上，把劍一揮，削去了哈拉・愛柏的腦袋，說：

「看，他背了誓，教他死在劍下。」

可是哈拉・愛柏的馬立刻飛到光臉的身上，說：

「做得太過火了，光臉！」

他用牙齒嚙住光臉的腦袋，帶了他飛到空中，再把他摔下來，光臉的身體一摔到地上就摔得粉碎。另一方面，在這陣忙亂中，紅皇帝的女兒很快就將哈拉・愛柏的腦袋裝好，用三根甜蘋果的嫩枝繞好，把死水倒在上面，停住傷口

一片眞誠，神魂顚倒了。

教他把熊花園的菜、鹿皮和鹿頭獻給主人，他是情願的，可是教他把紅皇帝的女兒獻給主人，他可不情願。他愛她愛得快發瘋了，因爲她像一棵浴着朝露的桃花，受着剛剛昇上來的陽光的撫愛，微風的拂動，蝴蝶翅翼的飄拂。換句話說，用我們莊稼人的說法呀，就是她可愛成這樣，正眼看太陽倒還可以，正眼看她可不行。因此哈拉·愛柏一雙眼睛拚命盯着她，她是多麼叫他心疼啊。那是不消說得的，她不時偸眼望望哈拉·愛柏，心裏彷彿有什麼心事——我不知道是什麼——說不定是一種隱藏着的欲望吧，這種欲望是她不能完全表達出來的，有首歌說：

「來，來，來，這兒來，
靜靜坐下來，同我細細談！」

可是我怎麼說得上他們說什麼話呢，我也許說錯了。不過我只知道這些，他們不知不覺地趕了好多路，路程好像縮短了，時間縮得還要短，幾天工夫就像幾個鐘點，幾個鐘點就像幾分鐘。人們身邊有個心愛的人在一起趕路，就是這種感覺。

話分兩頭說吧。我現在還是先跟你講那鴿子飛到了綠皇帝那兒去報信，說

他們日夜不分地趕着路，我不知道他們走了多遠，但是到了某一個地方，霜神、餓鬼、渴鬼、捉鳥人和勇敢的千里眼

「停在路一邊

傷心地說：

『哈拉・愛柏呀，一路平安吧，

請你原諒我們的鹵莽，

鹵莽有時候也有鹵莽福。』

哈拉・愛柏一一謝遍，

然後安心向前進。

「姑娘一旁笑吟吟；

一輪明月落西天，

他們心中昇起了……

昇起什麼呀？昇起親密的愛戀：

情人戀眼蹦出來

光輝燦爛的一輪亮太陽。」

他們走啊走的趕着路，一路上哈拉・愛柏看見這姑娘又年輕，又可愛，又

地對牠說：

「小鴿子，親愛的小鳥兒，把甜蘋果樹的三根樹枝、活水死水都給我，你再去另拿一份吧，你在路上會趕過我的，因爲你飛得比我快。去吧，別猶疑了，把東西給我吧，這對我的主人和你的小姐都有好處，對你對我也有好處，如果你不給我，那我的主人哈拉·愛柏就要有危險，對我們大家都不利。」

鴿子好像不願意，不過馬也不等牠開口，就一把搶了有花苞的樹枝和水，飛回去見皇帝的女兒，當着哈拉·愛柏的面把這些東西給了她。哈拉·愛柏高興極了。到後來鴿子也回來了，不過那還有什麼用呢？

「啊喲，你這可憐的小畜生！」皇帝的女兒說，「幹得好呀，你居然出賣了我啦。既然這樣，馬上到綠皇帝那兒去，跟他講我們隨後就到。」

趁皇帝的女兒向她父親跪別的時候，鴿子動身了。皇帝的女兒說：

「祝福我吧，父親，再見！這是明擺着的，我命該如此，我也沒辦法；一句話，我得跟哈拉·愛柏走了。」

她挑了些在旅途上需要的東西，就騎上一匹烈馬，準備動身了。另一方面，哈拉·愛柏把他的伙伴們聚攏來，騎上自己的馬，他們就到綠皇帝的帝國去了。啊，這個故事還長着呢。

治得了她。因此我現在甘心情願把她給你了。」

於是哈拉·愛柏謝了皇帝，對那姑娘說：

「我們現在得走了，因爲我的主人，綠皇帝的姪子，他大人一定等我等得頭髮也發白了。」

「再等一會，性急的人，」皇帝的女兒說，一面手裏拿了一隻鴿子，在牠耳邊不知道說了些什麼話，一面親熱地吻吻牠；「別忙着走，哈拉·愛柏，你急什麼。你不知道你還得和我說一兩句話嗎？我們走以前，你的馬和我的鴿子一定得替我去摘一棵甜蘋果樹上的三根小樹枝，還要從山裏的水源把活水和死水取來。要是我的鴿子先帶着樹枝和水回來，那你就休想叫我和你一起走，上帝也不允許的！萬一你運氣好，你的馬先回來，把我要的東西帶回來給我。那時你要帶我到哪兒去，我就到哪兒去了；一言爲定。」

鴿子和馬立刻就出發了，彼此都想趕過另一個，一忽兒飛上去，一忽兒飛下來，要怎麼飛就怎麼飛。

鴿子比較輕，先到了。牠守到太陽當頂，山上暫時一片靜寂的當兒，就像衝過火網似地往下一衝，在甜蘋果樹上摘了三根樹枝，取了活水和死水，像閃電一樣往回頭路飛了。飛到山裏的時候，馬遇見了牠，在路上攔住了牠，親熱

吶，蜂后出現了。

「哈拉·愛柏，你找我有什麽事呀？」她飛上他的肩膀說，「跟我講，我準備替你出力。」

於是哈拉·愛柏一五一十地把一切情形全都告訴她，並且要求她千萬得幫幫他忙。

「哈拉·愛柏，別担心，」蜂后說，「靠了我，就是在千把個人中，我也教你認出她來。大膽地進去吧。因爲我一定在那兒。你站一忽兒，仔細看看這兩個姑娘。哪個人拿手絹擋着自己，哪個就是皇帝的女兒。」

蜜蜂歇在哈拉·愛柏的肩膀，他就走進皇帝和他女兒等着的地方。哈拉·愛柏在一邊站了一忽兒，一個一個看看。他站得筆直，就像枝蠟燭似的，留神地看着她們，看見蜜蜂飛上皇帝女兒的臉上。她的身子打了一下寒噤，立即尖聲嚷了起來，用條手絹掩住了臉，就像避開仇人似的。這正是哈拉·愛柏等着的一着，他馬上三脚兩步向她走上去，斯斯文文地拿起她的手，對皇帝說：

「陛下，您給我的吩咐，我想我現在總算根本完成了。」

「在我來說，你可以把她帶走了，哈拉·愛柏，」皇帝說，他是壞蛋，臉上活畫出老羞成怒的神情；「如果她沒辦法砍掉你的腦袋，那末至少你有辦法

哈拉·愛柏和別的人聽了都沒話好說，只是點點頭，向捉鳥人和大名鼎鼎的千里眼道謝他們兄弟般的恩情。正在這當兒，一看吶，皇帝氣虎虎地駕到了，他來看他的女兒，一看見他的女兒居然還在他們看守下面，他的眼睛氣得冒起火來了，但他一點也沒辦法。那時，哈拉·愛柏又走到皇帝的面前，說。

「聖明的皇帝呀，我想您現在總可以把您的女兒給我們，讓我們太太平平地回去各奔前程了吧。」

「好是好，」皇帝悻悻地說，「時候還早呢。我有一個養女，和我女兒一般年紀；她們倆長得一般苗條，一般俊俏，一般美貌。來，萬一你認得出兩個人哪個是眞的，就把她帶走，爲了你們，我把頭髮都愁白了。我去叫她們準備好。」皇帝說，「你得跟我走，要是猜對，你就要高興了！要是不對，趕快收拾行李，滾你們的蛋，我再也受不了啦。」

皇帝前去把那兩位姑娘打扮成一模一樣，然後吩咐哈拉·愛柏前來一猜，看哪個是皇帝的親生女兒。

哈拉·愛柏覺得自己進退兩難，實在尷尬：他不知道怎麼做好，也不知道要是猜錯了，他怎麼辦。當他像個呆頭呆腦的人站着出神想着的時候，他記起了蜜蜂的羽毛，就拿了出來，隨手一拋，用一小塊火絨點上了它。啊喲，一看

「捉鳥人，看，她在那兒吶，看，在月亮後面，」千里眼說，「我幹嗎不能到那兒去，我恨不得把他一口咬得粉碎。」

捉鳥人一下子拉長了身子，拉得和月亮一般高。把月亮摟在懷裏，他抓住了這隻鳥，拖住她的尾巴，幾乎把她的脖子都扭斷了，她變成了一個姑娘，嚇個半死地喊着說：

「捉鳥人，饒了我的命吧，我會好好地待你，只要你活一輩子，我就經常給你最上等的禮物。」

「那很好哇，只要我們不看見你這妖怪再逃跑，你也不必假發慈悲給我們什麽最上等的禮物，」千里眼說。「我找你找得好苦喲。我們乾脆還是趁天沒亮，回去睡一忽吧。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啦。」

一下子他們揪住了她，一個人揪一隻手，他們走呀走的……走呀走的……黎明時分他們到達了皇宮，和她一起經過了哨兵，強迫她從出來的老路走到房裏。

「噯，哈拉·愛柏，」那時千里眼說，「要是捉鳥人和我都不在這兒，那不知你現在急得怎麽樣了。瞧，人人都有一種本領，也都有一種短處；萬一本領派了用場，那麽他的短處就不算什麽了。」

的房門口。其餘的那些人都按各人心意，排成一行，候在大門口。快到半夜的時候，皇帝的女兒變了一隻小鳥，乘人不備，就從這些看守人當中飛了出來。不過她飛過千里眼的崗位時，給他看見了，立刻把消息傳給捉鳥人，說：

「皇帝的小女兒佔了我們上風啦。這姑娘多壞，她變了一隻小鳥，像枝箭似地飛過別人面前，他們都沒注意到她。現在怎麼辦呢？如果腦袋想搬家，就死躭在這兒吧。不過只有你我兩人才能找得到她，捉得着她。別響，咱們追她去。我告訴你，她藏在哪兒，你就得抓住她，你有那本事，稍微把她脖子扭一下，讓她下回不敢再作弄人。」

他們立刻就出發追她，走了不遠，千里眼說：

「捉鳥人，她在那兒，在地球背後的那一面，蹲在一隻野兔影子裏面。把手伸到她身上去，別讓她走了。」

那時捉鳥人就把自己的身體盡量變得寬，在野草裏爬過去，正當他想把手挨近她身上的時候，呼！……她又飛走了，藏在一座山頂的岩石後面。

「看，她在山頂上，那塊岩石後面。」千里眼說。

那時候捉鳥人把自己又變得長了些，又動手在岩石後面摸索起來；但是他剛把手挨到她身上，呼！她又飛開了，躲到月亮後面去了。

由想起心事來。那時候哈拉·愛柏從那些人當中走上前來，走到皇帝面前，說：

「最高貴的皇帝呀，我想您現在可以把您的女兒給我，讓我們太太平平地上路，各奔前程了吧。」

「時候還早着呢，」皇帝恨得咬牙切齒說。「還有一件工作要幹；這就是你們要幹的：今天晚上我女兒睡在她平常睡的地方，你們要通夜看守着她。如果她明天早上仍舊在那裏，我就把她給你；不然你們吃了苦頭別怪我……懂嗎？」

「願陛下萬壽無疆，」哈拉·愛柏說，「但願不要再耽誤了，因爲我的主人正等着我呢，他要爲這事對我大發脾氣了。」

「你主人，你主人，他對你怎麼樣有什麼關係，」皇帝奇怪地看着哈拉·愛柏說，「就是把你的頭皮剝下來，也跟我沒關係。」

說完了這話，皇帝就匆匆地走了，哈拉·愛柏又回到他的伙伴身邊。

「這裏面一定有鬼，」霜神搖搖頭說。

「是啊，還不是老花樣，」千里眼說。「不過我敢担保他的戲也要不長了。」

白天慢慢地過去，晚上終於到了；皇帝的女兒上了床，哈拉·愛柏守在她

麼一個短時間內揀出來，分開放好啊。人家說得好，『當心紅色的人』，因爲這種人狡猾得像鬼一樣，我明白啦。」

於是哈拉·愛柏記起了螞蟻的羽毛；他把羽毛拿了出來，隨手一拋，用一塊火絨點上了它。奇怪啊，一看吶，成羣結隊的螞蟻像灰塵一樣，像樹葉和草一樣，有些從地下爬出來，有些從地上爬過來，有些飛過來，不停地湧過來。只一剎那，牠們就把種子放在一邊，沙子放在另一邊了。你就是出千千萬萬塊錢，也休想在沙裏尋出一粒種子；在種子裏找出一粒沙來。天亮的時候，人們睡得最熟的時候，這時整個世界都休息了，許許多多小螞蟻爬到皇宮裏去叮正在睡覺的皇帝，叮得他打了一下寒噤。這麼一刺激，他只好老早就起來，因爲他沒機會像通常一樣，誰也不來吵他地直睡到中午。他一起來就仔細地在床上找，看是什麼東西叮了他。但是他什麼也找不到，所有的螞蟻都鑽到地底下去了；牠們就是不見了，簡直不知道牠們怎麼搞的。

「眞見鬼！看，我身上都起了小塊。可找不出是什麼東西……我可不相信。要不是我多心，就是天氣變了。現在讓我去看看那些廢物把種子和沙子揀好了沒有，他們一直說要我把女兒送給他們，弄得我耳根都要紅了。」

皇帝一看見人家把他的命令執行得一點不錯，再沒有藉口來推托了，他不

們，讓我們太太平平地離開此地，各奔前程去了吧，因爲綠皇帝的姪子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時候還早着呢，」皇帝勉強按捺一肚子火氣說，「你必須再忍耐一會，因爲我的女兒可不像人家那樣可以隨隨便便弄到手的。我們來想個辦法解決這件小事。一點不錯，你們吃也吃過了，喝也喝過了，足足抵得上十七個人的酒量。不過你們還有工作要做：聽好，我現在給你一担混在一起的罌粟種子和沙子，到明天早上，你一定得把罌粟種子揀出來放在一邊，沙子放在另一邊。不能有一粒種子混在沙子裏面；也不能有一粒沙子摻在種子裏面，萬一辦不到，這事就算吹了。如果你們能完成這件工作，那我再瞧着辦……如果不成功，你們就要爲你們這種大膽來見我的行爲付出你們的腦袋；這可以讓旁人看了你們的榜樣作爲警惕。」

說完話，皇帝就走開去幹自己的事了，剩下哈拉·愛柏拚命動腦筋想辦法。哈拉·愛柏和他的伙伴們只能聳聳肩膀，他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哼，這不是笑話嗎？我們居然被這種事情就誤了。紅皇帝一看就知道是個狡猾的人，」千里眼說，「我，當然不成問題，就在晚上也能在沙子裏看見罌粟種子，不過一個人得要有螞蟻一樣的速度和小嘴，才能把這些小東西在這

麼用呢？簡直看不出他們已經吃過喝過了，還有那麼多食物多下來呢。說句笑話，多得眞抵得上一個帝國呢！

「好，你們走開吧，你們這批沒福份的人，你們只不過在糟蹋食物罷了。」

餓鬼和渴鬼說，他們正等得不耐煩，一個餓得半死，一個渴得半死了。

於是餓鬼吃起來了，他一口就吞下了一車麵包和一隻牛，他吃得那麼快，嚼得那麼快，根本不當一回事。同時渴鬼把酒桶的底敲開了，噓！一口就喝乾了一桶，一下子他把所有的酒桶都喝空了，喝得桶裏一滴都不剩。

吃好了以後，餓鬼嚷起來說他餓死了，一面還打着侍候在一邊的御從。渴鬼也用盡力氣大聲吵鬧說他渴死了，一面跟瘋子一樣把酒桶的碎片向四面八方亂丟出去。

皇帝聽見了屋子裏傳出這些吵鬧聲音，就走了出來，他看見這種情形氣得只能用手敲腦袋。

「好了，好了，這眞是天不容我，」皇帝扳着面孔自言自語說，「看樣子我這回可遇見了一些眞正的好漢了。」

那時哈拉·愛柏從這些人當中走了出來，走到皇帝跟前，說：

「恭祝陛下萬壽無疆，聖明的皇帝，我想您現在可以把您的女兒賜給我

肚子裝得下就是了。」

「他們立刻就會把吃的喝的都送來的，」皇帝說，「也好讓你們看看我能供給你們多少，不過你們要吃不完，喝不光，那我就要生氣了……我可不是說笑話。」

「皇帝陛下，但願上帝不讓你生氣，」渴鬼說，他嘴裏已經饞得流出口水來了，「說到吃喝可沒有別人比得上我們，幹活我們就沒那麼起勁了。」

皇帝厭惡地聽着他們的話，一面按捺着一肚子火氣，心裏暗自想：「好吧，好吧，讓你們來試試這件辦不到的事吧，我們倒要看看你們怎麼過這一關。到時候你們就要後悔不及了。」

說完話，他就離開他們回去了。結果，隔了沒多久，一看吶，他們推了十二大車麵包，十二隻烤牛，還有十二大桶酒。那酒的勁兒可眞厲害，人只要喝上一點點，雙腿就會沒力氣，眼睛就要發花，嘴就辨不出味道，說起嘰哩呱啦的胡話來，不知道在說什麼。於是餓鬼和渴鬼就對大家說：

「你們四個人先去盡量吃喝吧，不過別議論這些吃的喝的，不然鬼就要來害你們了。」

於是哈拉·愛柏、霜神、千里眼和捉鳥人就去盡量大吃大喝。不過那有什

們吃些什麽。」

「我也是這麽想，」捉鳥人說，「從各方面說起來，我們至少是已經走進了一所皇宮；所以別害怕，皇帝陛下會照顧我們，不讓我們受凍，挨餓，忍渴的。」

「那還用說嗎？」霜神不停地發着抖說。「你們難道不知道皇帝陛下是餓鬼和渴鬼的父親嗎？所以我一聽見這話就高興了，因爲我至少可以喝點酒暖和暖和了。」

「好了，都閉上嘴吧，」餓鬼說，「經不起打的人，只要打他一拳就够了。別取笑皇帝陛下了，他是個了不起的皇帝……像我們這些窮鬼，當然是供不起，對一個帝國說來，那簡直是九牛一毛，算不了一回事。」

「據我看來，吃只不過是浪費時間，喝才是正經，」渴鬼說。「我必須請求皇帝陛下一句，如果他眞像剛剛說過的一樣有意思招待我們一下，千萬給我們弄些酒喝，人一喝了酒，力氣就來了。不過我倒覺得我們話說得太多了，弄得皇帝陛下反而不知道怎樣來滿足我們了。」

「讓他馬上把他要給我們吃的拿來吧，」餓鬼說，「我餓得心也沉下去了。」

「等一會吧，」千里眼說，「他們就會拿上很多很多酒菜來的，只要你們

帝帶了一羣人，拿着磨快的鶴嘴鋤，和好多桶開水來了，有些人就用鋤把冰劈開，有些人就往門鉸鏈上，門鎖眼裏澆開水，費了不少周折，才把門打開，救出了客人。他們出來的時候又是怎麽一副樣子呢？他們的頭髮，鬍子上都滿是冰柱子，叫人簡直分不開他們是人還是鬼。他們都發着抖，抖得牙齒也好像要從嘴裏掉出來。尤其是霜神，他好像被鬼搖着似的；他做了那麽些鬼臉，連紅皇帝也被這些鬼花樣嚇倒了。

那時哈拉·愛柏從他們中間走了出來，很有禮貌地走到皇帝面前說：

「最高貴的皇帝陛下！最有權力的綠皇帝的姪子，他大人正等得我們不耐煩呢……，我想你現在總可以把你的女兒給我，讓我們太太平平地離開此地，各奔前程了。」

「話是不錯，」皇帝不屑地看看他說，「時候還早着呢……不過你們得先讓我請請你們，不然你們就要說我的皇宮好像是沒人住的房子了。」

「最聖明的皇帝呀，一定是天使在借你嘴巴說話吧，」餓鬼說，「因爲我們眞是餓得眼花了。」

「也許你肯給我們弄點什麽喝的吧，」渴鬼說，「我們的喉嚨都渴乾啦，」

「好了，別說了，」千里眼不停地霎着眼睛，「皇帝陛下自然知道要請我

「你又在想新花樣吵架了嗎？碎嘴子。」其餘的人說，「但願你的花樣永遠都用到魔鬼身上去，阿門。」

「我贊成你們的話，並且對諸位大人行禮，就像我帶了一桶酒，一瓶威士忌，在一個小樹林面前行禮一樣，」霜神說。「現在我們大家都睡吧，過後我們大家醒來齊心來服侍哈拉·愛柏，我們大家一定要做好朋友。如果我們中間不和好，我們就上不了天堂。」

他們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一看吶，天亮了……那時皇帝的心腹滿以爲他已經把這批客人解決了，正預備把骨灰掃出去，把屋子弄弄乾淨。可是他一走近，他看見了些什麽？這座銅房子昨晚熱得那麽可怕，現在外面結了一層冰，你在外邊既看不見門，也看不見窗柱子，也看不見百葉窗，什麽也看不見了；不過聽見裏面有種很大的聲音；原來他們都在用力氣搥門，還大叫大嚷的喊：

「我們眞不懂這算什麽皇帝，把我們凍死了，連火爐裏也不肯給我們生個火，就在最窮的小村子也沒看見這樣缺少柴火的，我們眞倒霉，我們的舌頭都凍僵了，骨髓也結成冰了……」

皇帝的心腹聽了這些話，又是怕又是氣。他想把門打開，可打不開。他想把門鉸鏈卸下來，也不行。怎麽辦呢？他趕快去報告皇帝出了什麽事。於是皇

「說得對，霜神，不過別儘爲你自己着想，」千里眼說。「一整個晚上都讓你說笑話說過去了，我們的休息實在少得可憐。換了你，別人打擾了你睡覺，你又怎麽說呢？你總算同一些好人躺在一起，要不，你要給人家罵死了。」

「你安靜些好不好？不然我就要踢破牆壁，頂破屋頂出去了。」捉鳥人說，「好像你有一點運氣，這次沒讓魔鬼把你拖了去。我覺得，碎嘴子，我們這些吵吵鬧鬧都是你惹出來的。」

「他運氣好。」千里眼說，「我知道他會得什麽報應的。」

「你們得痛打他一頓，把他剁成肉醬，」渴鬼說，「要不然我不知道你們怎樣才能不吵。」

霜神看見人人都跟他作對，生起氣來，噴了一口白霜在牆上，足足有三寸厚，大家都冷得牙齒打戰，實在太冷了。

「看吧，我也讓你們吃吃苦頭。從今以後，你們愛說什麽就說什麽，你們不會再惹我生氣了，」霜神哈哈大笑。「這一來你們不會笑死了……我不是說哈拉·愛柏，我是說你們這批缺德的傢伙，要是我像你們睡在稻草和草蓆上那麽安逸，我就不想再要什麽了。噯，你們有什麽辦法來應付這份冷勁兒呢？你們這批惡棍，你們這批鄉巴佬！」

「閉嘴，霜神，」別人都說，「天快亮了，你還嘮叨不休。你是魔鬼的狗腿子！够了，够了，我們的頭都給你吵昏了。誰願意跟你吵就教他站出來，跟你一塊滾出去，因爲你吵得我們都煩死了。你這麼吵法誰還能休息，聽着，你就像個風車一樣，只聽得見軋啦軋啦的聲音，到處都是這聲音。你莫名其妙地嘀咕，像個瘋子。你只配躺在樹林裏和狼熊作伴，你不配躺在皇宮裏，不配和上等人躺在一起。」

「你倒聽聽看！你們幾時變成我的主人啦？」霜神說。「你們可別這樣對待我，不然咱們就要吵架。只要我高興，我就有權高興，誰要惹我生氣，那麼我可要比野蠻的吉卜賽人還要辣手。」

「你在開玩笑吧，碎嘴子？你活着覺得受罪；不過你要生氣的話，你就會結成冰啦(註)，」餓鬼說。「我多喜歡你，……眞想擁抱你一下，可惜我沒地方安放你這對大耳朵……你還是安靜點，隨隨便便地嘛起嘴巴吧；在這屋裏，你吵得不像樣了，」

「好吧，俗語說，『好心沒好報』，」霜神說，「我眞應該讓你們先走進來，希望下次有人也像我這樣做，也讓他像我那樣吃吃苦頭。」

（註）這話的意思是說他會活不長啦。

皇帝的手下已經給我們預備好了，打了火把，張開手臂在等我們呢。來吧，你們咬緊牙關，跟我來。」

於是他們躂、躂、躂走了。他們走到門口，停了一忽兒。霜神用他那靈巧的嘴唇朝房子吹了三口氣，那房子就變得不冷不熱，恰好可以給人進去睡覺。於是他們就走了進去，大家都靜靜地躺了下來。皇帝的手下把門用力關上了，狠狠地對他們叫：

「我已經把你們解決了，從今以後，你們睡吧，睡吧，永遠地睡吧，因爲我已經給你們預備了一張好床，不到明天早上，你們就都要變成一堆灰了。」

說着他就離開他們，去幹自己的事了。哈拉·愛柏和他的伙伴們一點也不發愁，他們開始在暖和的屋子裏鬆鬆骨頭伸伸懶腰睡了。但是霜神却把膝蓋縮到胸前，他不停地向別人咕嚕着，說：

「就是因爲你們，我才讓這屋子變冷了；對我來說，剛才那樣熱倒正好。一個人跟沒用的人躺在一起總要吃苦的。你們試試看下回還有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你們看這事多可笑。你們都躺下暖暖和和地休息了，我可冷得要死。這倒好！我自己不享享福，倒來替你們這些人做好事……這算什麽話呢？現在我也不讓你們享福，要把你們趕來趕去。我睡不成，你們也休想睡。」

說不好，只說他們得在那裏住一晚，住到第二天早上，這樣他好考慮該怎麼辦。皇帝立刻把他的一個心腹叫到一邊，命令他把客人帶到鑄銅屋去睡，好讓他們就此回老家。也許這種辦法以前也曾經對付過那批求婚者。

皇帝的心腹趕快用二十四塊木板架在銅屋下面，生了一大堆火，一直把銅燒得像紅旺旺的煤一樣。到了黃昏，他就去請客人上床安息。那時候，霜神，這個勇敢的人，就把他的伙伴們叫到一邊，對他們悄悄說：

「聽好，別讓這個壞蛋引你們走在我前面，衝到這個紅皇帝的爪牙要領你們去的地方去，不然你們就活不到明天啦。雖然紅皇帝裝得很和氣，裝得很體貼，我可知道他私底下對人是怎麼慷慨和好客的。要不，他以前也不會害死那麼多人了！還有他那位年輕的女兒……叫她魔鬼吧，別去惹她爲妙；她跟她父親一樣毒辣，而且有過之無不及……俗語說得好：『青出於藍勝於藍』。不過我們要是今天晚上鬥不過他們，那麼就是請天王老子來也沒用了。」

「我也這麼想，」餓鬼說，「紅皇帝到底碰見比自己強的人了，他這回可要倒霉了。」

「依我看來，他一定要用一切力量來對付我們的。」千里眼說。

「你們都聽好，」霜神說，「空口說白話沒用。我們還是上床去休息吧，

好：「象怕老鼠，老鼠怕貓」，我看同哈拉・愛柏一起走的這五個專幹壞勾當的人，隨便哪一個紅皇帝都不怕，因爲到目前爲止，紅皇帝遇到過的大半是聰明人，不光是飯桶。但是我又得回過頭來說：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七顚八倒，
什麼都弄得一團糟。
有少數人爬得高，
而多數人跌得哇哇叫。」

手裏有麵包有刀子的人，高興切就可以切，高興切多少就切多少，如果你眼看手不動，就什麼也幹不了。哈拉・愛柏和他一批人也是那樣。他們也許會逮住紅皇帝的女兒，也許逮不住；不過他們還是向前走去，到末了自會碰到好運的。那對我有什麼關係？我非把這故事講給你聽不可呀。

且說哈拉・愛柏和他的同伴們一直向前走，有一天終於到了那個帝國。他們一到就六人一排走進了花園。哈拉・愛柏走在前頭，其餘的跟在後面。於是哈拉・愛柏走到紅皇帝跟前告訴他，他們是從哪裏來的，怎麼來的，他們是什麼人，到這裏來爲的是什麼。皇帝不管他們爲誰而來，看見他們這麼大膽，居然厚着臉來問他討女兒，心裏很驚奇。不過爲了不得罪他們，他不說好，也不

神的頭髮，把他放在太陽下面磨磨他的鼻子，不然他簡直沒法暖和了。那一來他就不會再像老鶴那樣，牙齒捉對兒廝打，免得我看見弄得我背脊都涼了。」

於是寬身體的長脚捉鳥人也加入了哈拉·愛柏的隊伍，他們六個人一起往前走。他們走到什麼地方就給什麼地方帶來了毀滅。霜神把樹林都毀了生火。餓鬼吃泥巴又吃有沙的土地，還老嚷着餓死了。渴鬼在池塘裏、噴泉裏喝水；魚類因此都快乾死了，嘩啦嘩啦地大哭大叫。千里眼像魔鬼一樣老是筆直向前看，不過他看見什麼都藏在心裏：

「不知道什麼是黑
什麼是白；
哪隻是公鹿
哪隻是母鹿。」

最後，捉鳥人把那些飛禽引了來，生吞活剝地完全吃光，因此人們見他怕，都不敢在家裏養鳥。

只有哈拉·愛柏沒闖禍。不過他和他的旅伴們同甘共苦，分享一切。他和每個人都處得挺好的，因爲他去見紅皇帝的路上用得着他們。他們都說紅皇帝是一個極端惡毒、極端殘酷的人。他不管對人對狗都沒憐憫心。不過老話說得

連毛帶肉地生吞活剝吃下去。這時候他正捉了一堆鳥放在面前，像隻餓鷹那樣貪心地大吃着。哈拉·愛柏奇怪得不得了，說：

「母夜叉該給這一位取個什麼名字呢？」

「你先說說看，我再告訴你，」千里眼說，他長着滿嘴鬍鬚，嘴角露出一絲笑容。

「假如人家叫他捉鳥人……那也不錯；如果叫他寬身體……那不大恰當。要是叫他長腳……也不對。如果叫他寬身體的長腳捉鳥人，我想到挺配合他的脾氣習慣。」哈拉·愛柏心裏替那些鳥叫冤。「不能再明顯了，這一定是那有名的捉鳥人，弓術家的兒子，射手的姪子，地球的赤道，上天堂的樓梯，一切飛禽的瘟神，人類的恐怖，除此之外你就沒法形容他。」

「你笑吧，你笑吧，」哈拉·愛柏，」捉鳥人說，「不過我倒應該笑笑你呢，你還不知道以後有什麼困難等着你。你以爲紅皇帝的女兒就那樣容易被你逮住嗎？大概你還不知道她是像毒蛇般的姑娘吧。她要一高興，就會把自己變成一隻小巧玲瓏的鳥；她會一飛冲天的，你不妨追追她看！你要沒有我這麼個人在那裏，那你吃的一切苦頭全是白費了。」

「你要高興，就跟我們一起走吧，」哈拉·愛柏說。「也許你可以拉了霜

得，不過這大概是上帝要他弄成這樣的。他也許就是有名的千里眼，他看得見每個人和每樣東西，不過他看見的和別人看見的都不同；他就是看不出有多美。他好像額角上有一個球，裏面裝了一隻眼睛，但願這隻眼睛不是毒眼。」

「你笑吧，你笑吧，哈拉・愛柏，」千里眼斜着眼睛看着他說，「不過沒有我跟你一起去，你就要倒霉了。紅皇帝的女兒眞不像你想像中那麼容易逮住。我不去皇帝就不會把她給你。」

「你要高興，就跟我們來吧，」哈拉・愛柏說，「我反正用不着像領瞎子走路那樣領着你。」

於是千里眼也加入了哈拉・愛柏的隊伍，他們五個人就一起向前走了。走了不多遠，一看吶，哈拉・愛柏又看見一件更希奇的事：一個嚇壞人的人拿了一張弓和一把箭正在獵鳥。不過人家一看就知道，這人的本領並沒有全都施在那張弓上。是啊！他就像魔鬼一樣狡猾，而他的本領更不是任何魔鬼料想得到的。他要高興就可以把自己的身體變得那麼寬闊，寬闊得可以把地球摟在懷裏。而且他又可以把自己身體伸得那麼嚇人的長，長得可以摸到月亮、星星、太陽和在他頭頂上的隨便什麼東西。有時候他的箭碰巧沒射中那些鳥，那些鳥也休想逃得了。鳥一飛他就用手把鳥抓回來，氣鼓鼓地把牠們的脖子扭斷，就

容易，你也惡作劇得够了，讓青蛙們少罵你幾聲，讓磨坊水車轉轉吧。上帝原諒我，你喝了這麽多水，肚子裏都可以養青蛙了。」

於是渴鬼參加了哈拉·愛柏的隊伍，他們四個人一起往前走了。走了不遠，一看吶，哈拉·愛柏又看見一件最奇怪的事了；一個巨人額角上只生一隻眼睛，有篩子那麽大，他睜開眼來，却什麽也看不見，就像瞎子一樣地亂摸亂闖。但是他一閉上眼睛，不論是白天晚上，他說地球上最最小的東西他也看得見。

「你瞧，」他像個瘋子那樣叫起來，「什麽東西都逃不過我的眼睛，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我看見我頭頂上好多東西，有的是人家看得見的，有的是人家看不見的。我看得見草怎樣在地面上生長。我看得見太陽怎麽在小山後面轉，看見星星和月亮怎麽落到水裏去。我看見樹木都是尖朝下，牛都是四脚朝天，看見人都是一個頭頂着兩個肩膀顛倒走路。總而言之，我看見的都是我不想看見的。這些事看上去可眞膩人。我看見人們張着嘴看着我，我就不懂你們爲什麽那樣瞪着我，你們難道是在……盯着自己的美人兒嗎？」

哈拉·愛柏用手摀住了嘴，說：

「上帝保佑這個瘋子，他眞太可憐了！這個可憐的傢伙，眞叫人哭笑不

兒去都不會成功的。」

「要眞是那樣，那你就跟我們來吧，」哈拉・愛柏說，「到底我還用不着把你揹在背上走啊。」

於是餓鬼加入了哈拉・愛柏的隊伍，他們三個人一起往前走了三哩路，一看吶，哈拉・愛柏又看見了一件更奇怪的事：一個巨人正喝着從二十四道噴泉裏噴出來的水，還有一條能推動五百家磨坊的河的水，可他仍舊嚷着渴得嗓子都乾了。

「啊，這個人多怪啊！」哈拉・愛柏說。「這麼會喝水，這麼一張貪喝的嘴就是把地球上所有的泉水都給他喝也不解渴；他身體裏面一定有好多好多水吶！一看就知道，這一定是毀滅河流的人，旱神的兒子，有名的渴鬼，海龍王的朋友(註)，命裏註定缺水。」

「你笑吧，你笑吧，哈拉・愛柏，」渴鬼說，他正從鼻孔和耳朵裏把水噴出來，就像水車場冲出來的一股急流。「不過沒有我，你到什麼地方去也是白跑。」

「你要願意，那就跟我們一塊來吧，」哈拉・愛柏說，「要讓你喝够可不

(註) 直譯爲「魔瓶的朋友」

得要命，這就說明一切了。哈拉·愛柏在旁邊站了一會，看着這人嘴裏流出來的口涎都結了冰柱子，就忍不住笑了出來。他驚訝地說：

「誰活了一輩子見過這種人？噯，先生，別轉彎抹角的了，你坦白告訴我，你是不是霜神？你不說話嗎？……那也沒關係，一定是你，因爲哪怕是火，一近你身旁也結了冰。」

「你笑吧，你笑吧，哈拉·愛柏，」霜神說，他全身都發着抖，「不過無論你上哪兒去，少了我你就幹不成事。」

「你要願意，你就跟我來吧，」哈拉·愛柏說，「也許你走走路倒可以暖和些，你一直站在那裏可不大好。」

於是霜神和哈拉·愛柏一同上了路。他們走了不遠，哈拉·愛柏又看見了一件怪事，一件還要希奇的事，一個像山一樣的人正跟在二十四把犁後面吃泥土，一面還大聲嚷着他快餓死了。

「哈，哈，這不教人笑死了嗎？」哈拉·愛柏說，「啊，啊，啊，一個人出門眞添了不少見識，這也許就是餓鬼吧，他的肚子是個無底洞，要不他能是誰呢？就是整個大地也餵不飽他呀。」

「你笑吧，你笑吧，哈拉·愛柏，」餓鬼說，「不過沒有我，無論你上哪

他往前走，暗自高興做了這件好事，抬頭一看，蜂后飛到他面前來，說：

「哈拉·愛柏，你太好了，不怕辛苦替我們造了一個窠，因此我一輩子中要好好地報答你。把這根羽毛拿去吧，你要用到我的時候，把它點上火，我就會立刻趕來幫你忙的。」

哈拉·愛柏高興地拿了羽毛，小心地摺起來，謝謝蜂后答應他的幫忙，就繼續趕路了。

他走啊走的，走到了一個樹林的邊上，一看吶，一個野人架了二十四塊六尺長的木材烤着身子，却又高聲大叫着冷死了。不單如此，這個人身上還有好多怕人的地方。他的兩耳長長地垂下來，嘴巴又厚又腫。他用嘴唇呼吸的時候，上嘴唇就翻起來一直翹到頭頂上，下嘴唇却掛下去，一直蓋到肚子上。他呼吸一停，吐出來的氣就結成白霜，足足有四分之一碼那麼厚。你可不能怪他，因爲他全身都在發抖，就跟鬼在搖他似的。如果他光是發抖，那也算不了什麼，對不對？但是他周圍的每一樣東西和生物都在叫喊：風哭得像發精神病，樹林裏的樹木都搖來擺去，石頭軋軋叫着，乾樹枝噓哩哩嘯着，柴火結了冰霜，都裂開了。就連住在樹上高高低低的洞裏的松鼠也朝爪子呵氣，用爪掌摀着臉，嗚哩嗚哩哭着，罵自己生得不是時候。總之我跟你講，那裏實在是冷

面前說：

「哈拉・愛柏，你是個好人，在我們過橋的時候，沒破壞我們的幸福，還救了我們的性命，因此我也要報答你：你把這根羽毛拿去，你用得着我的時候只要把這根羽毛點上火，我和我的全族就會來幫你的忙。」

哈拉・愛柏小心地摺好了羽毛，謝謝螞蟻答應給他的幫忙，就往前走了。

他走啊走的，一看吶，一種隱隱約約的嗡嗡聲聽得清清楚楚了。他向右看看，看不見什麽；向左看看，也看不見什麽；他往上一看，你知道他看見了什麽？一大羣蜜蜂在他頭上飛着繞圈子，飛到這邊，飛到那邊，飛來飛去，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哈拉・愛柏看見牠們這樣，可憐牠們，就把自己的帽子摘下來，翻過來放在草地上，自己就站在一旁。於是那些蜜蜂高興了，牠們都飛下來，一團一團地躭在帽子裏。哈拉・愛柏看了很高興，就東找西找，不斷地找，到後來找到了一根爛木頭。他盡力在上面挖了個洞；過後他又把一些尖尖的小木片架在裏面，再用蒲荷草、木樨草、蔓莉莎草和連錢草等蜜蜂喜歡的有甜味的草把洞裏擦了擦，然後把這段木頭扛在肩膀上回到老地方。他輕輕地拿起帽子把蜜蜂抖進木頭裏；把洞口朝下放着，在上面蓋些東西，使太陽晒不到，雨也飄不進，讓它放在田野上的花叢中間，就繼續趕路了。

不過讓我們先來看看哈拉・愛柏走了以後，筵席上發生了些什麽事吧。

「嚇！」光臉氣得渾身發抖，自言自語說，「我還不知道你是這種人，不然我老早就要幹掉你了！不管我死了還是活着，我總要把你當奴隸使喚。老兄啊，這把劍就能叫你終身忘不了……你們瞧，伯父和貴賓，一個人怎麽能撫養着魔鬼而居然不知道自己在跟什麽人打交道呢？假如我是一種好欺侮的人，哈拉・愛柏就要欺我了。人家說得對，見過大世面，小鬼的野心也越發大了。」

到末了，皇帝和他的女兒以及所有的客人都目瞪口呆地坐着了。光臉說得嘴邊全是唾沫，也不知道怎樣來掩飾自己的憤怒。這時候哈拉・愛柏正在担心，不知道以後會出什麽岔子，他走過了好些難走的荒山野地。他正想走過一條大河上的橋，一看吶，一大隊螞蟻正在過橋。哈拉・愛柏怎麽辦呢？他默默站着，沉思了一會兒，自言自語說：

「如果我從牠們身上走過去，一定要踩死好多螞蟻。如果我從水裏過吧，我又怕連人帶馬都會淹死。不過還是從上帝造好的水裏過去吧，總比踩死這麽些無辜的小蟲好。」

他嘴裏說着「上帝保佑我們」，就騎馬下水了，一點沒有損傷，也沒有淹死，就到了對岸，筆直向前進。正當他前進的時候，一看吶，一隻飛螞蟻到他

俗語說，『時來運來推不開。』好運氣來的時候，不管水深火熱你都可以太平無事的跳過。有首歌說：

『如果我的落地時辰巧，
我可以往火裏跳。』

相信我，主人，我知道怎麼帶你上紅皇帝那兒去。你父親年輕的時候，上帝也曾罰他，教他吃苦，帶了我上那兒去過。來吧，騎到我背上來，拉得牢點，現在我一定要立刻施出我的仙法，給光臉一個致命傷。」

哈拉·愛柏上了馬，馬長長地嘶了一聲，就帶着他飛了起來：

「飛得高高向天邊，
飛到九霄雲外。」

又帶着他穿過了：

「從雲堆飛向太陽，
穿過星星和月亮。
星星神氣活現地閃光亮。」

過了一忽兒牠就跟風一樣輕輕地降落下來，落在地面上，朝紅皇帝的帝國走去。啊，我們的故事還長着呢。

他正在微笑哩。

「哦，原來如此……你這奸刁的當差，你這是什麽意思？你懂得這些事而不想告訴我嗎？好，你立刻想辦法，到紅皇帝女兒那兒去把她給我帶來。快去！假如你不去，我就把你的頭砍下來。」

於是哈拉·愛柏傷心地走了出來；他走到馬房裏，摸摸那匹馬的馬鬃，吻吻牠，說：

「我親愛的伙伴，光臉又要叫我遭殃了。他又想出些新花樣，說要我把紅皇帝的女兒給他帶來。看來我這次是快完蛋了。誰知道我會出什麽事？我跟了光臉到現在已經過渡了多少困難。不過我不知道這紅皇帝會怎樣跟我作對。再說叫我上哪兒去找這個紅皇帝和他的女兒呢？人家都說他這個女兒是個殘酷的女妖怪，她能知過去未來，什麽事情都知道。這裏面一定有鬼，所以我剛剛逃過一道難關，又要過一道了。我出娘胎的時辰一定不吉利，我也不知道該怎麽說，因爲我怕得罪上帝。我想我還是就此一了百了吧……不過我也算幾次死裏逃生了，眞是俗語說：『天不容我，奈何奈何』。」

「主人，」馬說，「別這麽想，雨過天就會晴，如果人人都像你這麽想，那麽路上都要躺滿死人了……別那樣沒耐心！人天生就是拚命想死裏逃生的，

咐的。」

公主再三謝了光臉。客人們正吃得興高采烈，放懷大喝，開開心心的時候，大家看見一隻仙鳥在窗上敲敲，用女人的聲調說：

「吃吧，喝吧，樂吧，可別打紅皇帝女兒的主意。」

於是全體客人一下子都清醒了過來，都談起自己聽說過的事情：有的說紅皇帝心最狠，從來不怕殺人流血；有的說他的女兒是一個殘酷的女妖怪，全都是因爲她，紅皇帝才害死了那麼多人；有的又替別人的話做見證，說就是她變了一隻鳥來敲窗子，因爲她決不讓天下有太平日子過。又有人說就算是那樣，那隻鳥倒來得稀奇，一定是從哪兒打發來刺探人家隱私的探子。有些人緊張地在自己身上劃十字，但願兇兆回到打發鳥兒來刺探的那人的頭上去。到末了，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大家都談論着紅皇帝的女兒，不過誰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話是眞話。

光臉留心聽着，搖搖頭，說：

「跟一些見了自己的影子也害怕的人打交道可眞倒霉。先生，諸位貴賓，看來你們都太輕信別人的話了，你們還不懂這類事情。」

光臉忽忽忙忙朝哈拉·愛柏看了一眼，我不知道爲什麼，不過光臉却看見

話，親愛的伯父，你的帝國就要起了一種很明顯的變化；一切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死氣沉沉的。你知道古語說得好：『英雄造時勢……』當然你年輕的時候是不會那樣的，不過現在你老了，事情就沒生氣了。」

光臉就跟喜鵲一樣嘀咕不休，把皇帝說得頭昏腦脹，弄得他忘記了哈拉·愛柏，忘記了鹿頭，忘記了一切。公主看看她們的堂哥，她們看他就像眼中釘一樣，因爲她們心裏都知道光臉不是好人。可是她們能在父親面前說什麼呢？

又過了幾天，皇帝特地爲他的姪子設了一次盛大的筵席，邀請了很多貴賓：有皇帝、國王、總督、將軍、出名的市民和貴族小姐。

請客的那一天，公主向光臉提出一個請求，請他准許哈拉·愛柏出來在桌邊侍候他。光臉沒法拒絕，只好把哈拉·愛柏叫到跟前來，不過他提出一個條件，就是哈拉·愛柏在吃酒的時候，只能站在他的椅子後面，不能抬頭看其他的客人。如果他看見哈拉·愛柏稍微有一點大膽的表現，他就要當場把他頭砍下來。

「聽見我的話沒有？下賤的當差，」光臉指着劍尖對哈拉·愛柏說。哈拉·愛柏從井裏出來的時候就用那劍尖來發誓聽從光臉的。

「聽見了，主人，」哈拉·愛柏低聲下氣地回答說，「我總是聽您大人吩

那是誰？哈拉・愛柏慢慢地走來了，他帶着那隻鹿的頭和皮，他把這些都放在光臉手裏。

看到了這樣的奇蹟，人人都吃了一驚，大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說什麽好。因爲這實在是太奇怪了。但是光臉一向狡猾成性，他可沒昏了頭，却接下去向皇帝說：

「好啦，伯父，你有什麽可說的？我的話不錯吧？」

「我有什麽可說的，姪兒，」那位吃驚的皇帝回答說，「我如果有一個當差像哈拉・愛柏那樣忠心能幹，我一定讓他和我同吃同坐，因爲這樣的人是稀世珍寶。」

「他可不能這樣，」光臉冷酷地說。「不管他是誰，我才不願意這樣待他呢。他又不是我的兄弟，我爲什麽要這樣敬重他？伯父，我知道當差總是當差，主人就是主人。我父親爲了他伶俐才把他給了我，不然我爲什麽要帶他來。哈，哈，你才不知道這個哈拉・愛柏是怎麽樣一個人呢。我花了不少心血才把他教養成人。只有我才能控制他，因爲不打不成器。無論哪個主人做了我，都不能够使這個哈拉・愛柏在這世界上有些成就的。我覺得你未免有點把這些低三下四的人看得太高了。如果上帝允許你馬上就把你的皇位讓給我的

「啊，哈拉・愛柏。」聖・杜米尼格說，「這回你又成功了。」

哈拉・愛柏回答說，「我又成功了，大娘，可又教光臉高興一次了。但願我能趕走他，永遠不再見到他才好呢。」

「別管他，哈拉・愛柏，總有一天你會戰勝他的。」

於是哈拉・愛柏謝了聖，杜米尼格，吻了她的手，騎上馬，循着原路，向帝國走去了。啊，我們的故事還長着呢。

他走過哪兒，那兒的老百姓就都從四面八方擁過來，因爲鹿頭上眉心當中的寶石是那樣明亮，活像哈拉・愛柏帶着太陽一起走似的。

好多皇帝和國王都來見哈拉・愛柏，每個人都請求他把寶石讓給他們。這個預備給他錢，他要多少就給多少。那個預備把公主嫁給他，再加上半個帝國。還有一個預備把公主和整個帝國都奉送給他，就爲了跟他交換這樣一個寶貝。但是哈拉・愛柏都一口回絕了，他還是繼續趕他的路，把鹿帶回去給他的主人。

一天晚上，光臉和他的伯父、堂妹一塊坐着，一看吶，看見遠處有一團奪目的光芒向他們移來。這團光芒移近過來了，亮得簡直把他們的眼睛都耀花了。忽然人人都騷動起來：好多好多人都滿懷驚奇地來看看到底是什麼奇蹟。

聲，再咆哮幾聲，牠又盡量地喝水。喝够了，牠就像公牛一般把土掀過頭上，四隻蹄子在那塊草地上重重地踩了三下，然後又怒吼了一聲，伸了個懶腰睡覺了，一會兒就打起鼾來。

哈拉・愛柏聽見牠的鼾聲，就悄悄地爬出來，照準鹿頸一劍砍下去，鹿頭就從身體上飛出去了。哈拉・愛柏不敢遲疑，立刻照聖・杜米尼格教他的辦法，又跳進了坑裏。鹿血潺潺地流了出來，流到四面八方，流向哈拉・愛柏躲的坑裏，一點點漲起來，差點兒把他淹死。鹿頭痛苦地在地上轉動着，痛苦地尖聲嚷着，說：

「哈拉・愛柏，我聽見過你的名字，可從來沒見過你，你走出來一會兒，好讓我看清楚，看你是不是配得到我留給你的這筆財富，那我就死也甘心了，我的親人啊。」

哈拉・愛柏還是一聲不響，不過他一雙脚陷在凝成塊的血堆裏，拔也拔不出了。血還在流進來，越來越多了。末了，鹿頭叫了又叫，但哈拉・愛柏還是不應聲，也不露出身體來。過了一會，牠就不響了。太陽下山了，哈拉・愛柏就從坑裏出來，小心地剝下屍體上的皮，不讓一顆寶石掉下來，把鹿頭原封不動地帶到聖・杜米尼格那裏去。

鷄叫的時候，聖・杜米尼格同哈拉・愛柏一起到鹿森林裏去了。到了森林裏，她在一處泉水的附近掘了一個人深的坑。那隻鹿每天中午一定要到這泉水邊來喝水。喝了水牠就在那兒躺下，像木頭一樣的一直熟睡到太陽下山。睡醒了，牠就起來走了，直到第二天中午再來。

「好了，坑挖好了，」聖・杜米尼格說，「你，哈拉・愛柏，你得在這裏面躭一整天。你得這樣幹，戴上面具，你非戴上面具不可，再拿上這把劍，別讓它在你手裏搖擺。到中午時候，鹿會到泉邊來喝水，喝完了牠就睡覺。牠睡覺的時候眼睛也是張開的，這是牠的老規矩，你只要聽見牠打鼾的聲音就可以輕輕地爬出來，看準了，一劍，就把牠的頭砍下來。然後你趕快逃進這坑裏，一直等到太陽下山。鹿頭會不斷地叫你的名字，想叫得你給牠看上一眼，你可千萬別上牠的當，別露出身體來，因爲牠有一隻毒眼，牠一盯上你，你就活不成啦。太陽一落山你就會知道鹿死了。那時候你就大膽地出來，剝下牠的皮，把你找到的整個頭拿了上我這兒來。」

聖・杜米尼格離開他，回家了。哈拉・愛柏就一個人躭在坑裏守着。

中午到了，看，哈拉・愛柏聽見一聲長吼。鹿咆哮着來了。牠一到泉水邊，就馬上狼吞虎嚥地喝起水來。喝一會，牠咆哮幾聲，再喝一會，又咆哮幾

脫光臉的掌握。在光臉掌握之下你還得熬過不少磨難，不過你會太太平平地渡過這些難關的，因爲幸運會幫你的忙。」

「也許會吧，大娘，」哈拉·愛柏說，「但是這麼多不幸一下子全落在我頭上，眞有些受不了。」

聖·杜米尼格說：「你現在也明白什麼叫不幸了吧，萬一有一天你位居極品有了權力，你就應該明辨是非，替那些被壓迫的人和那些不幸的人着想。要等到那一天，你還得有耐心，哈拉·愛柏，能忍耐的人才會成功……」

哈拉·愛柏不再有什麼話好說，謝了聖·杜米尼格答允幫助他的好意和誠懇的招待。

「好啦，現在進來吧，孩子。我們來想想辦法怎樣對付那隻鹿吧，因爲光臉等得你不耐煩了。當然啦，他不是你的主人嗎？你得服從他，老話說，『牽着鼻子只好跟着走』。」

聖·杜米尼格立刻從貯藏的地方把矮子精巴巴·柯脫的面具和劍拿出來，交給哈拉·愛柏說：

「把這個拿了，因爲在我們要去的地方，我們的工作是挺難辦的。我們走吧，我們會打勝的，哪怕這是個難題目。」

然後跟風一樣輕輕落下：

「飛到萬花島上，
飛到仙境的皇后，
百花仙后那裏。」

風一落下，一看吶，他們已經到了聖，杜米尼格的屋前。聖·杜米尼格正在家裏，她看見哈拉·愛柏停在她門口，就立刻同他攀談，和氣地說：

「哦，哈拉·愛柏，你又用得着我了嗎？」

「正是那樣，大娘，」哈拉·愛柏回答說，他一肚子心事，臉色白得像蒙上一層面罩。「光臉無論如何總想害死我，我與其這樣活受罪，還是馬上死了好；這樣活着乾脆還不如死一千次好。」

「啊呀！啊呀！哈拉·愛柏，」聖·杜米尼格說，「我要不是現在看見你膽小得像個女人家，決不會相信你是這樣軟弱的。來吧，別像隻快淹死的老母鷄那樣站着了。今晚就在我這兒過夜吧，我會幫你忙的。上帝萬能，光臉不會萬事都稱心如意的，還得耐心點。孩子，你已經算很有耐心了，不過還得再忍耐些時候。到目前爲止你是够苦的了，但是從今以後你還得吃些苦，直到你逃

們的地方。牠伸伸四肢，用力搖了搖身體，就再一次地顯出了牠的神通，說：

「抓牢我，主人，我又得飛了：

『飛得高高向天邊，
飛到九霄雲外，
飛過森林，
飛過山尖，
飛過丘嶺的霧層，
飛到茫茫大海間，
飛到仙境的皇后那裏，
飛到萬花島上，
百花仙后那裏。』」

說了這話以後，牠立刻帶了哈拉·愛柏，飛了起來。

「飛得高高向天邊，
飛到九霄雲外；」

他穿過了：

「從雲堆飛向太陽，
穿過星星和月亮，

上的皮和一切的一切都照原來的樣子帶來。」

光臉立刻把哈拉・愛柏叫來，對他說：

「到鹿森林裏去，你知道怎麼去的，不管你把那妖怪斬成四塊或者怎麼辦，你得馬上給我把那鹿的頭、皮、和身上的一切寶石拿來。萬一你倒霉，弄丟了一塊寶石、特別是眉心中間那顆大的，我就要你曉得我的厲害。現在快去吧，別浪費時間了。」

哈拉・愛柏不是呆子，他明明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他又身不由主，沒第二條路好走，只好傷心地離開了。他又到馬房裏，摸着馬鬃對馬說：

「我親愛的小馬，光臉又給我出了難題目啦。萬一這回我能逃出這條性命，大概就可以長生不老了。不過我不知道自己的運氣有多好。」

「這算不了什麼，主人，」馬說，「惡運當頭的時候，你得保持鎮靜。大概這回是要你搶塊寶石，拿張皮送給皇帝去吧了。」

「不，我的小馬，是比那還要可怕的事呢，」哈拉・愛柏說。

「就算是那樣，主人，我把一切都準備好了，」馬說，「別怕。我知道光臉的詭計。不過讓他跟這匹馬鬥鬥看，騎到我背上來吧。」

於是哈拉・愛柏騎上了馬，馬就慢慢地開步走了，一直走到人們不注意他

不過，沒人能挨近這隻鹿；牠有魔法，隨便哪種兵器都傷不了牠，還說，誰只要看牠一眼，就沒有一個能逃命。由於這個緣故，人們爲了寶貴的生命總是避開牠。不僅僅是這樣，不管是人是獸，萬一給牠看見了就會當場死掉，聽說森林裏躺着很多人和野獸，他們都是這樣死的。顯然牠是有魔法的，要不就是脫胎換骨的，只有鬼才知道牠身邊有什麽神通這麽可怕。不過姪兒呀，不管這一切危險，你得知道有些人比魔鬼還要機靈。什麽都嚇不退他們，雖然好些人死了，他們仍舊到樹林裏去搜索，想試試看能不能找到什麽。誰有膽量，誰最走運，在樹林裏亂走，就會碰巧撿到這樣的寶石。這是從那隻鹿身上掉下來的，每隔七年牠就要把身子抖一抖，那時候只顧拿起這些寶石就走好了。這樣一個人把這些寶石拿來見我，他要什麽，我就給他，我巴不得把這些寶石弄到手呢。這就是寶石的來源，姪兒，這些寶石是我帝國的一大光榮。別的國家裏再也找不到這樣大這樣好看的寶石，這些寶石的名氣已經傳遍全世界了。好多皇帝和國王爲了看看這些寶石特地上我這兒來，他們都奇怪我怎麽弄到這些寶石的。」

「喲，伯父，」於是光臉說，「請別生氣，不過我眞不懂你們這裏的人怎麽都這麽膽小……我敢用隨便什麽打賭，我的當差一定能給我把這鹿的頭、身

無損地逃脫了。

過後哈拉・愛柏謝聖・杜米尼格對他的一片好意，吻了她的手，拿了菜就回那帝國去了。啊，我們的故事還長着呢。

過了一忽兒，他就從原路回到了帝國，把菜交給了光臉。

皇帝和公主們看見這件事都奇怪得不得了。於是光臉就得意洋洋地說：

「看呀，伯父，你怎麼說？」

「我有什麼好說的，姪兒，我如果有一個像他這樣的當差，我就放他自由了。」

「我父親爲什麼讓他陪我一塊兒出來，還不就是爲了他這點小聰明？」光臉說，「不然的話，我才不要他在我面前煩我呢。」

又過了幾天，皇帝給光臉看幾塊寶石，說：

「姪兒，你見過這樣大這樣好看的寶石嗎？」

「我見過許許多多種寶石，不過老實說，像這樣的我還沒見過。哪兒可以找得到這種寶石呀？」

「姪兒，哪兒找得到！在鹿森林裏。這隻鹿全身都是寶石，那些寶石而且比這些還要大得多，好看得多。據說牠眉心間的一顆寶石亮得就跟太陽一樣。

了這種香甜的膏汁，很快地走到熊花園裏去倒在井裏，這口井的水是一直滿到井口的。聖·杜米尼格隨即在井的附近等了一會兒，一看吶，就看見熊來了，兇猛地大張着嘴，可怕地咆哮着。牠走到井旁就狠吞虎嚥地喝起水來，一面還給香甜的井水引得舐嘴吮舌。接着他住口不喝，又咆哮起來。牠又喝了一會，又咆哮起來。又過了一忽兒，牠沒有力氣了，就昏迷了。牠跌倒一旁，呼呼熟睡了，睡得萬事不知。

那時正是半夜，聖·杜米尼格看見牠這副樣子，便趕快叫醒哈拉·愛柏，說：

「快些穿上你父親給你的熊皮，從這兒一直走，走到十字路口就到熊花園了。趕快跳進去拿你要的菜，你要多少就拿多少，我已經替你解決那隻熊了。不過你如果看見牠，而且看見牠醒了，向你衝過來，你就把這張熊皮丟到牠身上去，趕快跑到我這裏來。」

哈拉·愛柏照聖·杜米尼格的話做了。他一進花園，就立刻動手拿了最美味的菜，包了大大一包，簡直揹也揹不動了。但是他正想帶着包裹走出來，一看吶，那隻熊醒了，在後面追上來了。哈拉·愛柏看見這頭可惡的猛熊，就把熊皮丟在牠身上，飛快地揹着包裹逃到聖·杜米尼格家裏去，這一來他就絲毫

飛過了山尖，

飛過了大海。」

過後牠就輕輕地飛了下來，停在海中央的一個大島上，停在一所孤獨的小屋子前面，那屋子上滿蓋着青苔，青苔長得像女人的頭髮，厚得像木板，軟得像絲綢，綠得像雨蛙。於是哈拉·愛柏下了馬，大吃一驚，一看吶，自己竟然站在他離家以前給過錢的叫化婆的大門口。

「啊，哈拉·愛柏，我的話實現了吧？山和山固然不會碰頭，人跟人是會見面的……現在你知道了吧。我就是聖·杜米尼格(註)，我知道你爲什麼來找我。光臉無論如何總是想害死你，所以才差你上熊花園裏來拿菜；我們還鬥得過他……今晚就在這裏過夜吧，讓我來想想辦法看。」

哈拉·愛柏很高興，他謝了謝聖·杜米尼格的招待和照顧。

「放心吧，幫你忙的不是我，是你自己的同情心和好心腸，哈拉·愛柏。」聖·杜米尼格說，一邊搬下他，讓他安靜地休息。

聖·杜米尼格走開之後，就立刻到外面來，光着脚在帶着露水的地上走着，收集了一束白色的龍膽草，把草加了八升牛奶和半升蜜一起煮；然後她拿

（註）聖·杜米尼格是西班牙黑袍托缽僧的開山祖師，神話裏的神仙。

「啊，我親愛的小馬，你能知道我現在多倒霉就好了。上帝保佑我父親，他多麼好地教導我，因爲我不聽他的話，才落得做個低三下四的當差。現在不管我願意死不願意死，我總是有性命危險的。」

「主人，」那匹馬說，「從現在起向前闖吧，是禍是福都反正一樣：勇敢些，沒什麼大不了的難事。來，到我背上來。我知道應該帶你上哪兒去，上帝萬能，他會替我們消災去難的。」

哈拉·愛柏聽了這話，稍微安下了心，就騎上馬，讓馬領着他走，到牠打算帶他去的地方去。馬先是慢慢地走，直到他們走到沒人看見的地方，牠就顯出牠的神通來了，牠說：

「主人，抓牢我，因爲

『我得輕輕地像風一樣飛。
我們得週遊地球。』

上帝雖然萬能，魔鬼也很機靈！相信我，我們鬥得過光臉，不過他的死日還沒到呢。」

忽然馬飛上了雲端，穿過了地球：

「飛在樹林上面，

花園裏才能找得到這種菜，你聽說過這地方沒有？不過難得有人能從那裏拿了菜還能活着回來的。在我這帝國裏所有的人民當中，只有一個住在森林裏的人才幹成功了這件事。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怎麼辦，或許他經歷了不少危險，才能不時帶給我這小小一點快樂吧。」

那時，光臉正打算用什麼辦法趕走哈拉·愛柏，就對皇帝說：

「天呀，伯父，這算不了什麼，哪怕在寸草不生的岩石上，我的當差也可以給我弄來這種菜。」

「姪兒，你說什麼？」皇帝說，「像他這麼一個人，對我們這兒的地理又不熟悉，你怎麼能指望他給你做這麼件事呢！再說，你對他的性命總得負責任啊。」

「哦，伯父，你走着瞧吧，別爲他操心，我可以打賭，他一定會給我弄來這種菜，比這兒的還要多，我知道他行的。」

他立刻把哈拉·愛柏叫來，惡狠狠地對他說：

「快到熊的花園裏把菜弄來，現在就去，快去，別耽誤時間了。別要滑頭，你就是躲在芝蔴角落裏也逃不脫我手掌心的。」

哈拉·愛柏傷心地走回馬房裏，摸摸自己那匹馬的馬鬃，說：

也有一大部分人跟野獸一樣，假如你要派他們用場，就得管教他們。一旦鄉巴佬佔了上風，那就不得了啦。俗語說：

『化子坐龍庭，大驚又小怪。』」

於是姑娘們改變了話題，但是不管光臉的身分和他們中間的親戚關係，他的這種不適當的舉止到底不能在她們的心中留下好印象，因爲好人終究是不會和壞人交朋友的。從那時起，她們就私下說光臉不論在面貌上，或者對待人的態度上都和我們不同，倒是他的當差哈拉·愛柏看上去比他討人喜歡，也彷彿厚道些。說不定是她們的心告訴她們光臉不是她們的堂哥，所以才不了解她們。說起來她們簡直非常恨光臉，一有可能就像躲開魔鬼一般躲開他。不過她們還不知道怎麼對皇帝說好，因爲怕他生氣。

有一天，光臉和他的伯父、堂妹，還有另外的人一起吃酒席。恰巧末一道端上桌的是一種很好吃的涼拌菜。於是皇帝對光臉說：

「姪兒，你吃過這樣的涼拌菜嗎？」

「沒有，伯父，」光臉說，「我正想問你，你在哪兒弄來這種菜，太好吃了……叫我再滿滿的吃一盤也吃不厭。」

「我相信你的話，姪兒，但是你可知道弄到這種菜多不容易！只有在熊的

九條大河，最後終於到達了那帝國。

他們一到以後，光臉就帶着國王的信去見皇帝了。綠皇帝看完信，很高興他的姪子來了，就立刻把他介紹給他的大臣和他的女兒。他們都拿對待皇太子和一國的儲君的敬意待他。

光臉看見人家很相信他的鬼話，就把哈拉·愛柏叫來，嚴厲地說：

「你可以一直躺在馬房裏，跟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好好照管我的馬。如果我到那裏去，發現一切沒照我的心意安排好，那就當心你的皮！那時我就要給你一頓好打，教你記住我的話，你記住沒有？」

「記住了，主人，」哈拉·愛柏說，眼睛看着地上……他就到馬房裏去了。

光臉就用這種辦法來表示他的兇狠，好叫哈拉·愛柏怕他。公主那時也在一旁，看見光臉打哈拉·愛柏，覺得他很可憐，就温和地對光臉說：

「堂哥，你這樣做不大好。上帝已經使我們比別人高貴了，我們就應該同情他們，因爲他們那些可憐的傢伙也是人啊。」

「啊，我親愛的堂妹，」光臉帶着他一貫的狡猾態度說，「你們還不懂世事。如果野獸沒人管束，牠們早就毀滅人類了。你們應該知道，就在人類當中

「很好，我要從你嘴裏打聽的話已經打聽得很多了，你是一條小毒蛇，」光臉說。「不過萬一我發現你對我說的是謊話，我就要對你不客氣。就是現在我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殺死你，不過我可憐你年紀輕輕……假如你還希望用眼睛看見太陽，希望再在青草地上走路，你得憑你的劍尖向我發誓，以後一切都要留神，聽我吩咐，我要你跳進火坑裏你就得跳。從今天起，我就要變成了你，我就是你告訴我的皇帝的姪子，你就是我的當差，你得終身侍候我，除非到我不要你的時候，無論到什麼地方去，你決不能告訴任何人我們之間的事，要不我就殺了你。如果你願意這樣活下去，那就好，不然你趁早明說，我自有對付你的辦法……」

小太子曉得自己無路可走，沒法好想，只好發誓答應了一切事情，聽天由命了。光臉拿了信，拿了錢和武器，然後幫小太子出了井，讓他吻了劍，教他遵守自己發的誓，接着說：

「從今起我就叫你哈拉·愛柏；這就是你的名字，你沒有第二個名字啦。」

隨後他們各自騎上了馬，繼續往前走，光臉走在前頭，算主人，哈拉·愛柏跟在後面，算當差，向那帝國走去。啊！我們的故事還長着呢。

他們走啊走的，走了一段很長的路，渡過了海，走過了九個國家，跨過了

光臉微微笑了一笑，就爬到井裏去了。他先把葫蘆灌滿了水，掛在屁股後面。然後站在梯子最下面的一級，靠近水面的地方，說：

「啊，這兒多涼快：我簡直不想出來了。願上帝饒恕這造井人的罪惡，因爲他做了一件好事。在這麼熱的天氣裏能這麼涼爽實在難得。」

他在裏面又躭了一會，才走出來說：

「天呀，我的主人，你眞不知道我現在覺得多輕鬆，我簡直好像飛得起來了。你下去一會，就可以知道多麼舒服了，這一來你就會覺得輕得像羽毛似的了。」

小太子像鳥兒一樣天眞，根本不提防別人的詭計，就信了光臉的話，下到井裏去了，一點也沒想到會出事。當他坐在下面歇涼的時候，乒！光臉把井蓋蓋上了，於是光臉爬在井蓋上，惡聲惡氣說：

「啊，你這個小鬼，你現在得了報應啦！你怎麼提防都防不了。捉到你眞是運氣！現在快告訴我，你是什麼人，從哪兒來，到哪兒去，要不，你的骨頭就爛在這裏了。」

小太子有什麼辦法呢？他只好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他。到了這步田地，人不寶貴自己的性命，還寶貴什麼呢？

了，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如果你說你認得這一帶的路，我就得帶你走了。」

總而言之，小太子就此僱了光臉做當差，隨後他們就在光臉的指點下往前走了。他們走了好一段路以後，光臉假裝口渴，向他的主人討水喝。小太子把葫蘆給了他，但是光臉剛要喝的時候，他好像吃了一驚，把水都潑翻在地上了。小太子看了老大不高興地說：

「你怎麼啦，光臉？你難道不知道這一帶非常缺水嗎？這麼熱的天，我們要渴死啦。」

「原諒我，主人。這水不好，說不定我們喝了會生病。如果要找乾淨的水，那你別担心，我們就要走過一口清水井，水冷得像冰一樣。我們可以在那裏休息一會，我會把葫蘆洗乾淨，灌滿了水，我們路上好喝。再往前走，路上就不大有泉水了。水呢，我們又是非喝不可的。」

他帶小太子走上了一條小路，不久就走到樹林的一塊空地上。一看吶，有一口井安着橡木板，井蓋放在一邊。井很深，但是沒有架子也沒有天秤，只有一級一級的梯子通到水面。

「啊，光臉，我現在才知道你眞是可靠。」小太子說。

的性命呢。你瞧像我這麼一個勇敢的人，從前也差點傷在牠手裏。往回頭路走吧，要往前走就得找個人幫你忙。你要願意的話，我就和你一道走。」

「我該聽你的話，好人兒，」小太子說，「不過老實告訴你，我父親曾經警告過我，叫我離開家以後要小心提防一個紅頭髮的人，尤其要當心一個光臉！我決定不跟他打交道，你要不是光臉的話，那我倒樂意用你。」

「算了吧，出門人，如果你打定這個主意，你在這裏走到骨頭都斷了，也休想找到你要用的人，這兒只有光臉。弄到了這門地步，你可以問問自己會碰到什麼困難。也許你從沒聽見過這句老話吧：『餓了吃糠甜如蜜』，沒有蜜，只好吃糠。現在你的情形就是這樣。得謝謝老天，你幸虧碰見了我，收下我跟你一塊走吧。你一用慣我以後，我担保不會輕易把你撇下，因爲我就是那樣的人；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老老實實地爲我的主人當差。來吧，別猶疑了，我怕天就要黑了。如果你有一匹好馬，那倒還好，可是你騎了這樣一匹老馬，我就得催你快點走了。」

「好吧，光臉，我眞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小太子說。「我從小就一直聽慣父親的話，帶你走，我眞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不過到目前爲止，已經有兩個光臉出現過了，你是第三個，我只好相信這是光臉的天下，現在我弄得沒辦法

我看你倒挺和氣的，你幹嗎要省錢，不在路上雇一個靠得住的當差呢？這一帶可危險吶，你永遠摸不準會出什麼危險。上帝保佑你，你一個人在路上可眞不好走啊。」

「眼前還用不着，」小太子一手按住木棍說，「我會盡量自己想辦法的。」他把馬刺了一下，就很快地向前走了。當他在烏漆墨黑的樹林裏走着的時候，路走不通了，開始出現了好些岔路，小太子就不知道走哪條路好了。

「多倒霉！我居然迷路了，」他說，「這裏前不巴村、後不巴店，什麼東西都沒有。走來走去盡是荒地；好像世界上的人都死光了。我眞後悔沒帶光臉來跟我作伴。如果他想弄點好處，那也不能怪他呀。父親雖然說過他不好，不過事到臨頭又怎麼辦呢？老話說：『有伴總比沒伴強。』」

他走來走去，一會兒走到大路上，一會兒又走到荒涼的小道上，在那時，一看吶，光臉又向他走來了，換了一套衣服，騎着一匹好看的馬，裝着假嗓子對小太子同情地說：

「可憐的傢伙，你挑了一條難走的路。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個外鄉人——對這兒的路並不熟悉。我給你帶來了好運，你幸虧沒從這面斜坡上走下去，不然可就有生命危險了。在這山谷下面有一頭兇猛的公牛，不知道害了多少傻瓜

座樹林。一看吶，一個光臉迎着他們走來了，不客氣地對小太子說：

「勇敢的年輕人，幸會幸會，你一路上不需要一個當差的嗎？在這一帶，一個人走路可不大太平；也許會遇見野獸攔路。我對這兒的路很熟悉，你大概正用得着我這樣一個人吧。」

「也許用得着，也許用不着，」小太子回答說，一面留神地看着這個光臉的眼色，「現在我要冒險去了。」他把馬刺了一下就向前走了。他在森林裏走啊走的，走到一條小路上，瞧，那光臉又站在他前面了，他換了一套衣服，用一種又尖又不容易認出來的聲音說：

「一路平安啊，出門人。」

「但願你的心像你的外表一樣好，」小太子說。

「說到我的心嗎，上帝可以把它給隨便哪一個人，」那個光臉歎着氣說……

「有什麽用呢？誰都知道好人總是不走運。我求求你別生氣，出門人，既然談到這方面，我可以當你做兄弟那樣地講給你聽。我從小就在外鄉幹活，我不怕幹活……我雖然在幹活，却什麽也沒掙到，因爲我跟主人都是窮人。俗語說：『替窮鬼當差，結果自己也是窮鬼。』如果我能找到一個理想的主人啊，只要叫他高興，我哪樣不替他幹啊，你不見得要一個當差的吧，出門人，要不要？

走到晚上。他一走到橋邊，一看吶，那隻熊又在兇猛地吼着，劈面碰到他了。那時馬迎住了熊，正當小太子舉起了棍子想打下去的時候，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說：

「我的兒，不要打，是我呀。」

於是小太子下了馬，他的父親擁抱他，吻了他說：

「我的兒，你挑中了一個好伴啦。如果是人家向你建議的，那你得的益處可太大了；如果這些是你自己想出來的，那你眞算得上聰明。現在你可以向前走了，因爲你是配做皇帝的。不過要記住我給你的忠告：一路上你一定會遇見好人也會遇見壞人，你得儘可能躲開一個紅頭髮的人，尤其要注意一個光臉；不要和他打交道，因爲他壞得要命。碰到危險，你可以和你的馬，你的旅伴商量商量應該怎麼辦。我年輕的時候，牠也曾救我脫了不少險！把這張熊皮也拿去，有一天你會用得着的。」

然後他摸了摸馬，把他們兩個吻了好幾次，又對他們說：

「一路平安，我的親愛的。以後只有上帝知道咱們什麼時候才能見面了。」

小太子上了馬。馬搖了搖身子，又變得年輕了。牠往前一蹦，又往後一跳，隨後他們就走了。一天，兩天，四天，一直走了四十九天，他們走進了一

「當你用馬嚼鐵打我的時候，我也是那樣筋疲力盡。你也差點打死我了，挨了這麼三下，我非得調劑調劑精神不可。俗語說『一報還一報』。到底我難看呢還是好看，老呢還是年輕，瘦弱呢還是強壯，現在我想你已經知道了吧，所以我又要變回你在馬房裏看見我的那副樣子了。從今以後，你願意上哪兒，我就陪你上哪兒，主人。不過請先告訴我，你願意我走得像風一樣快，還是像轉念頭一樣快。」

「要是你走得像轉念頭一樣快，你會害死我；要是你走得像風一樣快，還可以幫我一下忙，我的小馬，」小太子說。

於是馬像風一樣平平穩穩地飛着。風一停下來，小太子已經到了花園裏，停在國王的身旁。

「歡迎你，我的兒子，」國王低聲說，「你挑中了這匹馬嗎？」

「是的，父親，憑好眼力和好運氣使我挑中了牠；我得走過好多地方，我不希望引起人們注意。我要盡量地走一段路，騎一段路。」這樣說着，他就把馬鞍放在馬背上，把武器掛在馬鞍前頭高起的部分，拿了些吃的，拿了些錢，拿了些衣服放在背包裏，又拿了一葫蘆水。然後他吻了吻父親的手，接過了給皇帝的信，和他的哥哥告了別，在第二天黃昏便慢慢動身走了。他走呀走的，

還是兩隻脚走着去的好。」

當他在考慮帶不帶這匹馬的時候，那匹馬把身子搖了三搖，頓時換上了一身光滑的皮毛，變得只有三歲大；馬房中再也找不到比牠更年輕英俊的馬了。牠聚精會神地盯着小太子的眼睛，說：

「騎吧，主人，抓得牢點。」

小太子把馬嚼鐵放進牠嘴裏，然後騎了上去。那馬立刻載着他飛到雲堆裏又飛下來，快得像枝箭；隨即又閃電似地飛向月亮再飛下來；第三次又帶他飛向太陽。當牠飛下來的時候，牠問。

「噯，主人，你覺得怎麼樣？你以前有沒有想用

『你的脚摸摸
太陽，
你的手碰碰
月亮，
在雲堆裏找頂皇冠戴？……』」

「好伙伴，我覺得怎麼樣？你把我嚇壞了，我簡直筋疲力盡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了，你差點嚇死我了。」

牠，牠就是我的了。」

說罷，小太子到擱樓上去，拿了一副馬勒和馬嚼鐵、一根馬鞭和一副馬鞍，這些東西都積滿了灰塵，又舊又皺。他又在擱樓上拿了些舊衣服，一張弓和幾枝箭，一把劍和一根棒，都生滿着銹。他把這些東西擦擦乾淨放在一邊。最後他拿了一盤燒旺的煤塊，拿到馬房去，放在馬羣當中。一看吶，從馬房當中走出一匹跛馬來了，鼻子上長着瘡，又瘦又弱，瘦得你數得出牠的肋骨有幾根；牠一直向盤子走來，開始吃煤塊了。小太子用馬嚼鐵在牠頭上打了一下，說：

「你這匹難看的老馬，馬房裏有這麼多馬，怎麼偏偏只有你來吃煤塊呢？你多不要臉，巴不得你倒霉！」

他動手把這匹馬趕來趕去，一看吶，這匹瘦弱的馬又很快地吞下了一口煤塊。小太子又用馬嚼鐵在牠頭上狠狠地打了一下，接着又把牠趕來趕去，好看看到底別的馬肯不肯來吃煤塊。但是一看啊，第三次還是這匹壞馬走上前來吃煤塊，把一盤煤都吃光了。小太子就生氣了，他狠狠地打着馬頭，隨後他把馬勒和馬嚼鐵放在馬嘴裏，自言自語說：

「不管我帶牠也好不帶牠也好，我怕會給人笑落牙齒。與其帶這匹馬去，

「說到頭來，父親，一個人總應該試試看。上帝已經安排好了我的命運，我得朝這條路上走去。不過我請求你把你以前就皇位時用過的馬匹、朝服和武器給我，這樣我好上路。」

國王聽了這些話，好像不大高興，皺起了眉頭，說：

「哈！哈！我的孩子，你的話叫我想起了這樣的一首歌：

『年輕的兵，騎了匹老馬，
不配上路去打仗。』

再說我以前用的馬，誰知道牠的骨頭已經爛在什麼地方了！無論如何，馬總不會像人一樣長命呀。誰教你這樣做的？一定有人這樣教你……也許老話說得對：『跟着死馬的足跡，就能拾到馬蹄鐵。』(註)」

「父親，我只向你討這匹馬。這匹馬是死是活，那是我的事，我只想知道你肯不肯把牠給我。」

「我嘛，我是肯把牠給你的，我的兒，只不過這匹馬要是死了的話，我不知道你上哪兒去找牠了。」

「那我倒不担心，父親，你給我就是了。不管牠在哪兒，只要我找得到

(註) 在歐洲，馬蹄鐵是「幸福」的象徵，這裏的一句話可能兼指這個意思。

訴你的那件衣服是又舊又破的，武器也都生了銹。說到馬，你可以這麼挑選：把一盤燒旺的煤塊放在馬房中央，哪一匹馬來吃這煤塊，那就是帶你上帝國去的馬，牠會救你脫險的。你記住我的話，也許我們在世界的另一個地方還會見面，山和山固然不會碰頭，人跟人是會見面的。」

老太婆說完話，他看見她裹了一塊白的面紗，升到天空中去了，越升越高，到後來一點影踪也看不見了。於是小太子發起抖來，他站在那裏又害怕又奇怪。但是後來他的勇氣又恢復了，他相信自己這樣做一定會成功，就到他父親跟前去，說：

「讓我也像兩個哥哥一樣去一次吧，我沒有別的理由，只想試試我的運氣。我預先告訴你，無論我成功不成功，我一離開這裏就永遠不回來；我很明白我會死在路上的。」

「眞想不到，我的兒，會聽見你說出這樣的話來，」國王說。「你的兩個哥哥已經證明他們是沒勇氣的，使我對他們失去一切希望。你也許勇敢一些，但是我也信不了。不過要是你想去，而且要立刻就走的話，我也不來攔住你。但是如果你在路上遇見什麼危險，丟了臉，我坦白地告訴你，你就決不能再在我的飯桌上吃飯了。」

恩賜無微不至；明明他老人家喜歡這樣做。別看我背也彎了，身上又穿得破，但是由於上天賜給我的法力，我總能預先知道地上的統治者要做些什麽事，我常常笑話他們的愚蠢和懦弱。你當然不會相信，願上帝別教鬼迷了你的心！我親眼看見不少痛苦，我都擱在心頭。啊，太子，說眞的，你如果有了我的法力，你就可以席捲大陸和海洋；地球要爲你旋轉，你將領導全世界，瞧，樣樣事情都會使你稱心如意。不過還是別把這駝背老太婆的話記在心裏吧！上帝原諒我，我簡直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麽！好太子，給老太婆一點錢吧！」

小太子聽了他的話，出了神，掏出一枚銅子，說：

「拿去吧，大娘，我給你的錢雖然不多，但上帝會給你更多的。」

「願上帝慈悲，把你給我的還給你。」老太婆說，「願你長命百歲，好太子，因爲幸福在等着你，不久以後，你就要成爲一個皇帝，世界上從沒有這麽一個皇帝，受人敬愛，爲人民辦事辦得那麽好，又有權力。聽着，好太子，你會明白過來，善有善報；好好地站着，往我眼睛看着，好好地聽着我告訴你的話。你到你父親那兒去，叫他給你匹馬、武器和他穿着去就皇位的朝服，你就可以到你哥哥去不了的地方去了。這是上天的意旨，讓你有這份光榮。你父親一定會反對，不願意讓你去，但只要你熱心地堅持下去，他就會讓步的。我告

的……我看我的哥哥別想對你們存什麽指望了；他想滿足希望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他的姪子多麽好啊，俗語說：

『吃飯搶在先；打仗躲在後。』」

小太子聽了他父親的挖苦話，心裏難受得很，臉脹得像隻火雞那樣通紅，走到花園裏去，暗自掉淚了。他正想得出神，不知怎樣才能不丟這份臉。一看吶，來了一個老太婆，上了年紀，彎腰弓背的，走過他面前，向他要飯。

「你幹嗎出神，好太子？」老太婆問他，「別傷心了，你的福氣可大呢，你沒什麽好傷心的。你肯可憐可憐一個老太婆嗎？」

「走開些，大娘，別煩我，」小太子說，「我現在心裏正煩。」

「太子，我看你就像一個皇帝，告訴老太婆你有什麽苦惱吧；哪裏說得準？……說不定她能幫幫你忙呢。」

「大娘，你知道什麽？一個人躺着清靜，兩個人躺在一起反而麻煩；讓我靜靜地呆一會吧，因爲我看見世界上只有悲哀。」

「好太子，別生氣吧，你猜不到誰會幫你忙的。」

「你別胡說了，大娘；我怎能盼望像你這樣的人來幫我忙呢？」

「這樣的事，你當然會覺得奇怪囉，」老太婆說。「啊，好太子！上帝的

來了，那一來你可大大丟臉了。不過試試看吧，看看你有多大運氣。要是你成功了，當然再好沒有，要不，好在失敗的勇士也不止你一個——」

於是二太子帶齊了他所要的東西，從他父親手裏拿了給皇帝的信，第二天就動身了。他走啊走的一直走到晚上。他一走到橋邊，一看吶，有一隻熊在那兒——啊嗚，啊嗚！啊嗚！——二太子的馬呼嚕呼嚕地噴出鼻息，馬身直立起來，往後退了。二太子一看這不是鬧着玩的，也就放棄了帝國的皇位，厚着臉回到他父親那兒去了。國王一看見他，就說：

「好啊，我的兒，這正像那句老話說的一樣，三年前給蛇咬了一口，從此看見繩子也害怕。」

「這是什麼老話，父親，」他那個滿面羞慚的兒子說，「你難道把一隻熊和繩子來打比嗎？我現在才相信我哥哥的話不錯，那麼大的一隻熊簡直能毀掉一支軍隊……我不曉得自己怎樣才逃出這條命來的。不管怎樣，我決定放棄這個皇位了；謝謝上帝，好在我在家裏也不少吃的。」

「這不成問題，我一定不讓你少吃的；我的兒，」國王憂鬱地說，「可是你告訴我，這丟臉不丟臉？難道你父親三個兒子當中沒有一個有用的嗎？我現在坦白地對你們說，你們這一輩子休想再自命爲國王的兒子啦，全是膽小如鼠

的馬嚇得後腿直立起來，哼着鼻子，差點把牠的主子摔下來了。大太子控制不住這匹馬，又不敢再往前去，就厚着臉回去見他父親了。他到家的時候，國王也已經從另一條路到了家，放好了馬，脫下了熊皮，等他兒子回來。看，他很快就來了，不過走得沒他出發的時候那麼快。

「你忘記了什麼東西回來拿嗎？我的兒子。」國王驚訝地說。「依我看來，這不是一個好兆頭。」

「忘記，我沒有忘記什麼東西，父親，可是你瞧，在一座橋上，一隻可怕的熊向我撲過來，我嚇得要命。我好容易才脫了身，沒給牠抓去。我想，與其做野獸的點心，還不如回家來得平安。從現在起，對我來說，隨便哪個要去，我都不反對，因爲我再也不想要做什麼皇帝，也不想要別的什麼了。」

「你倒想得好，我的兒子。明明你不配管理那帝國，那帝國也不配由你來管。照你這麼說，如果這世界儘給你煩惱，你乾脆還是萬事不管的好。只不過我想，你們的伯父不知道會怎麼樣了。我們難道就這麼懦弱嗎？」

「父親，」那時二太子說了，「你同意的話，我願意去。」

「祝福你，兒子，這是件了不起的事。不過。我可憐的兒啊，也許你在路上會碰到一隻野兔或者什麼別的……啊，那時我又要看見你跟你哥哥那樣回家

皇位傳給他。國王接到這封信，立刻把三個兒子召到跟前來，對他們說：「這封信是我的哥哥，也就是你們的伯父寫來的。你們當中有誰覺得自己的能力够得上管理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我允許他上那兒去滿足你們伯父最後的願望。」

大太子很勇敢，他說：

「父親，我想這份光榮對我最合適了，因爲我是大哥哥；所以我請求你給我些路費、一套替換衣服、幾件武器和一匹馬，好讓我馬上出發。」

「很好，我的兒子。你要是相信自己你就能替自己打出一條路來，有能力去管理別一種人民。那麼你可以在馬房裏隨便挑一匹中意的馬；你要多少錢就拿多少去好了；你喜歡的衣服，你認爲最合適的武器，都拿去吧。上帝保佑你一路平安，去吧，我的兒子。」

於是大太子挑好了所有的必需用品，吻了父親的手，拿了一封國王給皇帝的信，和他的弟兄道了別，騎上馬，興高采烈地向那帝國出發了。

不過國王爲了要考驗考驗他，雖然嘴裏不說什麼，却在晚上披了一張熊皮，騎了一匹馬，從另一條路上趕去會他的兒子。他躲在一座橋下。他的兒子路過那兒，一看吶，在橋頭上湊巧碰見一隻熊，啊嗚，啊嗚地咆哮着。大太子

眞假太子

（原名「哈拉・愛柏的故事」）

從前，某國有個國王，他有三個兒子。這個國王還有個哥哥，他哥哥是遠方某國的皇帝，人家叫他做綠皇帝。綠皇帝沒有兒子，只有女兒。他們兩弟兄有好多年沒見面了。這些堂兄妹，就是說國王的兒子和皇帝的女兒，他們也都從沒見過面。所以產生了這樣一種情形：皇帝不認識姪子，國王不認識姪女，因爲哥哥統治的國家恰好在地球的這一邊，國王的却在那一邊。再說當時世界各國都拚命在打仗，海上和陸上的交通人家都不大熟悉，而且路很難走，所以當時沒人能安安逸逸、太太平平地出門旅行。此外，誰要是想到世界的另一頭去，往往就得在那裏躭到老死。

我們還是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吧。

據說這個皇帝一到晚年、就生起病來了，於是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弟弟，叫那個國王立刻把最可靠的姪子打發到他那裏去，只等他一死，就好把帝國的

「啊喲，鄉親，我的腳後跟呀！我求求你把我拉出去，因爲我燒痛了呀。」

「不，不，鄉親；爲了孩子，我的心也是這麼燒痛的！上帝連最最小的傢伙也關心，我可關心老傢伙，只要牠們烤得爛熟就行。」

「鄉親，我燒焦了，我着火了，我快死啦，別撇開我不管呀。」

「燒吧，鄉親，死吧，因爲你活着沒好處。這個孩子差點嚇個半死，我要你的無數毫毛把牠弄醒過來！你這個又殘酷又惡毒的畜生，記得你用毫毛賭咒的時候嗎？可是你居然吃了我的小孩子！」

「我的心在身體裏烤着啦，鄉親！求求你把我拉出去，別那麼罰我吧！」

「以血還血，鄉親，以牙還牙，現在你倒應了聖經裏的那句老話了。」

說完這句話，老山羊和那隻小山羊拿了一捆草，把草扔在狼的身上，因爲坑裏的火燒得不旺了……到末了，牠們跳到狼的身上，拿着棍子，或者隨手撿到的東西敲狼頭，一直把牠敲死。這就是那隻可憐的老山羊失掉了兩隻小山羊和牠那位教親——狼——的故事，失掉的東西是一去不回的。

附近的一些山羊聽到了這件事，非常稱讚。節日的前夜，牠們全都聚在一起，從四面八方帶着吃的喝的奔來，一起狂歡。我也出席了，狂歡一過，我就騎了馬來講給你聽這段故事。

「說得對，鄉親，那是沒疑問的。但是可憐的孩子，牠們死得好慘吶！」

「唉，鄉親，這明明是上帝疼所有的小傢伙，連最最小的也在內。」

「萬一上帝從你身邊把牠們搶走了，你會怎麽樣？會那樣說嗎？」

「天呀，鄉親，天呀！我會同樣難受的……你想會不會是老熊到過你家了？我記得從前有一次，我在叢林裏碰到過牠，牠跟我講，要是你給牠一個孩子，牠就好做皮貨商人了。」

這樣說說，那樣談談，牠們到了山羊的家裏。

「鄉親，」牠拿了那張椅子，故意放在坑的上面，說，「請坐在那兒，吃一些上帝賜給咱們的東西吧。」

接着牠拿出肉捲，放在一隻盆子裏，擺在牠面前。那隻狼饞得大吃特吃起來，一大口，一大口，一大口，一大口，一盆肉捲全都塞到牠肚子裏去了。

「上帝已經饒恕了死去的人，鄉親，因爲你做了一些好肉捲！」

可是牠正吃着，忽然撲通一聲！牠一下子摔進有煤碴子的坑裏去了，因爲蠟椅子溶化了，坑上的席子又沒鋪牢；總而言之，這位鄉親一直摔了下去。

「哈哈，哈哈！呃，狼，你得到報應了，你跟老山羊作對，這下你可活受罪啦。山羊已經勝過你了。」

你不想去的地方去。我不在家的時候，不知道是誰到我家去過了，總之有人對我下了毒手！」

「老鄉親，什麽毒手呀？」

「唉，牠發現只有孩子們在家，就把牠們殺害了，吃掉了，我好苦命喲！剩下我這個寡婦孤零零的一個人！」

「別那麽說，鄉親！」

「我說也好，不說也好，還不是一樣。呃，孩子反正已經昇天了，你得替牠們超度超度呀。因此吶，我盡了自己的力量燒好一桌菜，特地來請你。鄉親，去安慰安慰我吧。」

「高興得很，鄉親，不過要是你請我去吃喜酒，我還要更加高興些呢。」

「我相信你，鄉親！這不是咱們的意旨，是老天爺的意旨呀。」

老山羊哭着走在前面，那隻狼跟在牠後面，假惺惺地哭着。

「天呀，鄉親，天呀，」老山羊唉聲歎氣說，「天底下一個人最最担憂的，就是無能爲力的事。」

「說到這點，鄉親，要是一個人知道他自己該受到什麽痛苦，他就會有個準備防它了。別太難過，因爲總有一天我們都會同樣走這條路的。」

「才不呢，我的寶貝！相信我的話，孩子，我會給牠一頓教訓，教牠够受，以後不敢再上這兒來東嗅嗅西嗅嗅的，你放心好了！只不過你對隨便哪個都不要露一點風聲，要不，會傳到牠耳朵裏去的。」

後來老山羊就等着找機會報仇了。牠心裏想啊想的，想着怎麼下手，想着怎麼做法。「哈，哈！現在我找着辦法了，」牠自言自語說，「我要給我這位朋友一種苦頭嚐嚐，好教牠自作自受……」在老山羊家附近有一個深坑：老山羊把希望寄托在這個深坑上面。「啊，好戲開場嘍。得去幹那隻狼交給你的差使啦！」這樣說着，老山羊撩起裙子，捲起袖子，生好火，開始燒菜了。牠燒了肉捲、燉菜、玉米飯、奶油雞蛋大米餅和各式各樣的菜。燒好菜，牠在坑裏塞了煤碴子，爛木頭，好讓青火苗慢慢兒燒旺。牠再在坑裏輕輕撒了一層柳條，一些樹葉；在樹葉上，牠擲了一些爛泥，在爛泥上，牠鋪了一張席子。牠特地再替狼做了一把蠟椅子。最後牠把菜放在火上煮着，穿過樹林去找牠的鄉親，請牠來吃飯。牠走啊走的，走過樹林，走到一座又峻險，又陰暗的懸崖上，在峽谷裏牠遇到了那隻狼。

「你好，老鄉親。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了？」

「但願你的心跟你的臉一樣仁慈……但是你知道，有時候命運會把你帶到

「喔？」

「我的大哥哥，你知道牠又不肯聽話，又耐不住氣，就衝到門口去了。」

「後來呢？」

「後來我一溜烟地爬上烟囪躲起來，我的二哥哥去躲在鍋子底下。這當兒老大就像我講給你聽的那樣鹵鹵莽莽地走到門邊，拔去了門栓。」

「後來呢？」

「後來太可怕啦！我們的教父，您的朋友，狠教親站在大門口了。」

「誰？我的教親？是牠？牠不是拿過自己的毛髮賭咒，說永遠不來驚動我的孩子嗎？」

「就是牠，媽媽！您瞧就是牠教咱們飽受了驚慌！」

「等我來教訓教訓牠！因爲牠明明曉得我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寡婦，一屋子都是孩子，牠不同我一家人搗蛋和折磨你們不行嗎？好心有好報，壞心有壞報……這個壞蛋，飯桶！牠有時候對我嚎叫，露出了牙……但是牠看錯了人啦；我始終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女人。呃，教親，你當心點！我要給你苦頭嚐嚐！跟我作對？好，當心，瞧我不把你的爪子拔掉！」

「啊，天呀，親媽媽；啊，天呀。最好別說，讓天來處罰牠吧！」

脚跟後面
拖着玉米飯，
胳膊下面
挾了一束花，
媽媽替你們捎回吃的來。」

於是最小的那隻小山羊——如今牠是最大的一隻，也是最小的一隻了——一溜烟地跳去開門。牠投入媽媽的懷裏，哭得好傷心，一邊開始講給牠媽媽聽：

「親媽媽，親媽媽，瞧我們吃了多少苦！災禍已經臨到我們頭上了。」

老山羊的眼睛在屋裏四下一溜，害怕了起來，石頭似地直僵僵站着。可是後來牠終於鼓起了勇氣，稍爲清醒了一些，問：

「孩子，這兒出了什麽事？」

「出了什麽事？親媽媽。您離開家以後，不到一忽兒功夫，一聽吶，有人敲門啦，一邊說着：

『三個親親小乖乖，
替媽打開大門來……』」

牠哭呀哭的，哭得精疲力盡。但是又有什麽辦法呢？這不是牠的錯，牠們是活該呀。牠正哭得傷心，老山羊馱着吃的，喘着氣，拚命飛快地走來了。牠一路走過來，遠遠就瞧見窗子上有兩隻羊頭在露着牙齒笑。

「親乖乖啊！牠們等得多心焦，牠們瞅見我回來還笑呢！

『媽媽的乖乖，媽媽的乖乖，

多美麗呀，多可愛呀……』」

那隻山羊的愉快勁兒可不小呢。但是牠剛一走近，瞧見的是什麽呀？牠渾身打了個寒噤，雙腿發軟，身子簌簌抖，眼睛昏昏花花。不管這是什麽，決不是眞的！牠還是不當一回事地向大門走去，心想一定是自己在幻想……牠一走到，就開腔說：

「三個親親小乖乖，

替媽打開大門來，

媽媽嘴裏啣着樹葉片，

奶頭有的是鮮奶，

背上馱着

一塊大鹽巴。

牠費勁地在那隻鍋子上坐下來。牠一坐下去，我不知道怎麼的，是那隻鍋子動了動呢，還是那位教親打了一下噴嚏了……要不，鍋子底下那隻小山羊幹嗎要說話呢？寃家對頭正在找牠，牠自己偏偏去碰上了，可憐的傢伙呵！

「您好，教父！」

「啊！多好笑！多好笑！多好笑呀！你這個滑稽的小傢伙！你原來在那兒！到你教父這兒來，好教牠來疼疼你！」

狼小心翼翼地揭開鍋子，一把揪住那隻小山羊的耳朵，搖着牠的身體，殺了牠，把牠撕成粉碎！俗語說，「咎由自取」，一點不錯。臨了牠又在屋子裏搜來搜去，打算搜出些什麼東西來。可是牠什麼也找不到，因爲那隻謹愼小心的小山羊在烟囪裏悶聲不響。狼找來找去，找不到什麼，突然計上心頭；牠把那兩隻羊頭擺在窗上，牙齒露了出來，弄得兩隻羊頭彷彿在笑似的。弄好了以後牠再用鮮血塗在四面牆上，這樣越加可以嚇唬老山羊了。隨後牠就走了。敵人一離開房子，老三就飛快地爬出烟囪，把門關緊。牠搔着頭皮，傷心地哭着牠的哥哥。

「我的親哥哥呀，只要牠們聽聽我的話，牠們就不會給狼吞掉了。啊，可憐的媽媽還不知道大禍已經臨到牠頭上了呢！」

反了……你眼睛裏要是有我，那麽外面一定是媽媽。我可要自個兒去開門了。」

老三聽了這話，就一溜烟地爬到烟囱裏，脚踩在爐子邊上，鼻子貼在煤烟上，像條魚一樣地一聲不響躭着，害怕得像根蘆葦似地簌簌抖。但是害怕有時倒是好事情！老二也照樣要溜，霍的一下，牠飛快地走進一隻鍋子底下，拚命把身子縮成一團，悶聲不響，身子嚇得簌簌抖；厚着臉一溜倒能保得平安！老大走到門跟前，開呢？還是不開呢？牠到底拔去了門栓……啊！牠瞧見了什麽？牠還能看見什麽嗎？……那隻狼已經把老大的眼睛剜了出來，把牠的脖子扭斷了，因爲那隻狼餓慌啦。一點不費事，啊嗚一口就把老大吞下去，那隻小山羊在牠喉嚨裏了；狼當場咬下了羊頭，把那隻小山羊吃得那麽快，那麽津津有味，看了這副饞相，你還當做牠從來沒吃過別的東西呢。吃完，牠仔仔細細地舔舔嘴巴，開始在屋裏不耐煩地找了起來，說着：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幻想呢，還是我眞的聽見什麽聲音？牠們好像埋到地裏去了……牠們會在哪兒？牠們會在哪兒？」

牠這兒嗅嗅，那兒嗅嗅，天呀！哪兒也找不到小山羊的影踪呀！

「嗬，這倒妙得很……我家裏一點吃的都沒有啦……讓我這副老骨頭歇一會兒吧。」

「噯，小弟兄，」老大說，「快去開門吧，媽媽捎了吃的回來了。」

「倒霉了！」老三說，「你要是錯開了門，我們就全倒霉啦！那不是媽媽。我認得出媽媽的聲音；媽媽的聲音沒那麼響，沒那麼粗，媽媽的聲音要溫柔得多，要好聽得多！」

狼聽了那句話走了，到一個打鐵的那兒，教打鐵的把牠的舌頭磨磨光，牙齒銼銼平，讓聲音變得溫柔些，過後，牠又回來了，重新開腔說：

「三個親親小乖乖，
替媽打開大門來……」

「你瞧，」老大又說了，「我不贊成你的說法。」

「這不是媽媽，這不是媽媽。」

「不是媽，那麼是誰？我同你一樣有耳朵呀。我可要去替媽開門了。」

「哥哥，哥哥，」老三又說了，「你聽我說，要是有人走到門口說：

『開開門，
你的姑媽要死啦！』

你會馬上去開門嗎？難道你不明白姑媽就是那隻狠害死的？」

「喲，那麼，難道我錯了嗎？」老大說，「瞧世界變得多反常，小鬼居然造

「妙啊！」牠自言自語說，「現在我的機會來了……要是能說動牠們的心，騙牠們打開門，我可交上好運啦！我知道我能剝牠們的皮，吃牠們的肉！」牠一邊說，一邊向大門走去，牠一走到門口，就開腔說：

「三個親親小乖乖，
替媽打開大門來，
媽媽嘴裏啣着樹葉片，
奶頭有的是鮮奶，
背上馱着
一塊大鹽巴，
脚跟後面
掩着玉米飯，
胳膊下面
挾了一束花，
媽媽替你們捎回吃的來。
來，開門呀，親乖乖。快開呀！」

（註）西洋風俗，凡相信同一宗教的人，稱爲教親。或是指孩子受洗禮時給孩子取名、並代其父母担保其宗教教育的人，男的叫教父，女的叫教母。

拖着玉米飯，

胳膊下面

挾了一束花，

媽媽替你們捎回吃的來。』

你們都聽見我說的話了嗎？」

「聽見了，媽媽，」孩子們說。

「我能信得過你們嗎？」

「別操心，媽媽，」老大急急忙忙搶着說，「我們現在都是大孩子了，我們說到做到。」

「要眞是那樣，來親親媽媽，老天保佑你們沒災沒難，好，回頭見吧！」

「回頭見，親媽媽，」老三淚汪汪地說，「老天保佑您平平安安回來，給我們帶點吃的來。」

於是老山羊管自出去幹活了。三隻小山羊就把門關上，上了門栓。可是有句老古話說得好：「隔牆有耳，隔窗有眼。」一隻惡狼——你曉得牠是誰？——說起來牠實際上還是老山羊的教親(註)呢，可是牠却一直在找機會想要吃掉小山羊，在老山羊和小山羊說話的當兒，牠的耳朵正湊在房子的後牆上偷聽。

老山羊和小山羊

從前有隻老山羊，牠有三隻小山羊。老大和老二全都傲慢得很；不過老三倒勤儉能幹，聰明懂事，正應上那句老古話：「五個手指頭，長短不一樣。」有一天老山羊把孩子從外面叫了進來，對牠們說：

「好乖乖，我要到樹林裏替你們弄點兒吃的來。我一走，你們可千萬得鎖好門，聽好了，沒聽見我的聲音，千萬別開門。我回來的時候，我會讓你們認出我來，我會這麼說：

『三個親親小乖乖，
替媽打開大門來，
媽媽嘴裏啣着樹葉片，
奶頭有的是鮮奶，
背上馱着
一塊大鹽巴，
脚跟後面

境。

他最喜歡跟人家講故事，在傑山地方，小朋友都非常歡迎他，叫他克里昂迦爹爹。

他的作品不但在羅馬尼亞受到小朋友們熱愛，在蘇聯等許多國家也早有了譯本，可是在中國還是第一次介紹。不過克里昂迦爹爹的作品寫得那麼詼諧，那麼充滿了民間的俗語和民歌，要完全不走樣地用中文譯出來是不可能的。雖然我們已經盡了能力，但是有些地方還沒有做得盡善盡美，這要請讀者們原諒。

這是一本古典文學作品，有個別一些關於宗教的句子，我們怕小讀者們看不懂，刪節了。希望小朋友們學習故事中那些人物明辨是非善惡和勇敢無畏、不怕困難的精神，不要相信其中一些迷信的話。

譯者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於上海

開頭的話

伊昂·克里昂迦是十九世紀羅馬尼亞一個偉大的小說家。他生在一八三七年，死的時候才五十二歲。他一生當中寫了許許多多有趣的故事，題材大都取自豐富的民間傳說。這些傳說是勞動人民天才的創作，也是羅馬尼亞古典文學的寶貴財富，伊昂·克里昂迦就是發掘這筆寶貴財富的人。

他生在羅馬尼亞的漢默萊斯蒂村。這是一座山村。他就是在這座山村中長大的。童年時代，他就聽到了許許多多流傳着的美麗的神話和動人的故事。這些資料加上他對於當地農民生活和語言的深切了解，漸漸形成了他往後寫故事的風格。

在他的作品裏，我們可以嗅到淳樸的民間風味。曲折離奇的情節，愛與憎、善與惡的分明，韻律天然的詩歌，意義深刻的俗語，以及豐富的、通俗的勞動人民的辭彙，這些都是他作品中的特點。

他最偉大的一部作品是他的自傳體小說童年回憶錄，在這部作品中，他記叙了自己生動有趣的童年生活，並且有力地反映了當時的農民生活和社會環

目錄

開頭的話（譯者）……一
老山羊和小山羊……三
眞假太子（原名「哈拉・愛柏的故事」）……一六
「背包」伊凡……八七

Ion Creangă

RECOLLECTIONS

J. M. Dent & Sons Ltd.
E. P. Dutton & Co. Inc.
New York, 1930

書號：譯 2002　28 開本　60 千字　定價 4,200 元

眞假太子（高）

著　者　伊昂·克里昂迦
英譯者　羅　西　·　平
中譯者　山　　珊
出版者　兒童讀物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三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1954年8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12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

〔羅馬尼亞〕伊昂・克里昂迦

真假太子

羅西・平 英譯

山 珊 中譯

兒童讀物出版社

真假太子

伊昂・克里昂迦著

兒童讀物出版社